

大法弟子的美好风貌展现给世人，“怀大志而拘小节”（《圣者》），这不是讲究穿戴，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救度众生。世人第一印象就是我们的形像，他对我们的印象决定他能否得救也起很大作用，在这方面我有过教训。以前我的胡须刮的不及时，有一天讲真相时那人不但听不進我讲的内容，反而问我几天没刮胡子了？前几天由于比较瘦，脸上褶子比较明显，那人特注重外表，盯着我的脸硬问我有什么心事，不然褶子怎么那么多？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相由心生”的法，这里还有我该修去的心。

讲真相中也遇到了一些神奇之事，篇幅问题这里就不再叙述，这都是师父的安排吧。

当然也遇到一些不但不听不退骂你还要打我的人，我想这些是对我心性的魔炼，需要进一步提高。除此之外还遇到三次有人要恶意构陷，但在师父的呵护下，每次都化险为夷，这里也不叙述了。

当然在讲真相劝三退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如有时讲的人家虽然退了但心里不舒服，好象把人家逼退似的，不退吧不吉利，退吧思想还没转过弯来；有时讲到邪党的作恶还好激动，声大，不够祥和。我要尽快弥补，在修心性上多下功夫，尽快同化宇宙特性。

五、几点体会：

（一）讲真相劝“三退”一定要用慈善的心，祥和的心态去讲，切不可走过场。当然慈善的心是在不断的讲真相劝三退中这个过程中，修自己的心修出来的。

（二）不能执著三退人数这个数字，不能人为自己给自己定指标，只能尽心忘我的去做，不喜不忧。

（三）遇事一定向内找，要冷静，这是一个修炼自己的最好过程。

（四）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讲真相时把握好心态，不以貌取人，去掉区别心。

明慧週刊

來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特刊
第七届大陆网上
法会（三）
二零一零年
十一月十八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理性》）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大法坚不可摧》）

安全访问明慧网

请用国外邮箱给 eo@att.net 发一封标题为 12345 的电子邮件，可获得最新破网软件，直接上明慧网。
明慧周刊面向广大同修，欢迎提供建议或反馈！

明慧法会.....	1
在同修帮助下重返修炼路	1
一名大法小弟子的修炼故事	8
师尊牵着弟子手 大雾狂风平安走	16
听师父话 跟师父回家	34
我是这样讲真相劝“三退”的（有删节）	39

明慧法会

明慧周刊特刊| 第七届大陆网上法会稿件（三）

在同修帮助下重返修炼路

文 / 江西大法弟子

我于一九九五年接触法轮大法，一九九七年抱着祛病健身的目地走进大法。当时悟性太低，只注重炼功，不太注重看书学法，又执着人世间虚假的情，结果与大法失之交臂。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更是听信了江氏与中共的谎言，对大法很抵触。

离开大法的几年来，不堪回首。在污浊的社会中与人争争斗斗，搞得浑身是病：严重的失眠、偏头痛、美尼尔氏综

合症、咽喉炎、食管炎、胃炎、肠炎、妇科病、风湿病，最要命是得了肌无力症、心脏病。肌无力病表现是浑身无力，上眼皮自动下垂、胸闷、呼吸窘迫，走百米要歇歇脚，成天巴不得躺在床上，不想做事；心脏病表现是在安静的环境里，只要有一点声音，我都会吓得惊慌失措，口中发苦，心脏怦怦乱跳，久久不得平息。为此我痛苦不堪，认为人要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

是慈悲的师父看我还有一点真念（在我放弃修炼大法后，曾对他人说过：将来等心境平和时，我一定重修大法），不忍放弃我，把我安排调到与一个非常精進的同修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在同修的引导下，我于二零零六年又从新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一、精進同修的耐心携带

和我同一办公室的这名同修非常注意修口，我们在一起交流，只谈法理，从不谈不相干的话题。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其他同修的情况。因此我也很注意，不随便说出同修的情况，只说事不说人名。他从不被我的情所带动。刚开始，我常常谈些常人的事，林林总总一大堆，他总是静静的听我说完，然后再一条条的指出我是哪颗人心作祟，背出相关的法理，希望我遵照法理修去人心。

有时我都觉的自己很俗，忍不住问他：“你会不会觉的我很烦，层次太低，不愿和我一起交流呀？”他微微一笑：“不会的。刚开始修炼，很多人都会这样的。多看书，多学法，明白法理后，以后自动不会再说这些事了。”他从不夸耀自己，有时我赞叹道：“你修的真好！”他淡淡一笑：“我只是比你多读了几年大法的书，遇到的事情多一些。你所经历的，我都经历过。我只是把我经历的体验讲出来。要多学法，以法为师。”

在修炼路上，同修手把手、一步一步带我走到今天。我所有的资料都是他给的。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我不敢开口，他不勉强，只是说：这一世的亲人与你有很大的缘份，你连自己的亲人都不救吗？我一想也是，自己的亲人都不救，岂不太自私了。于是一个个找到亲人，单独讲真相、劝三退。发资料，我不敢。他很轻松的说：看完之后，随便放在哪家门口就行了。不会很难的，只几秒钟的事情。我回去一试，果然不难。贴不干胶，他先拿几张给我，

相、劝三退了。

我妻子不修炼，劝三退，讲真相她不但不支持还总干扰，我跟她出门办事，她知道我好讲真相劝三退，所以一出门她总不让我与生人说话，即使说上话，正讲正题，眼看就要三退表态了，她总是把话题岔开，或拉我走，总是让我很尴尬，讲不成。我经常跟她说这么做对自己是不好的，她不听不信，依然如故，都九年了她一直在邪恶的操控下束缚着我，这怎么能行呢？大法弟子关关都得闯，什么魔都得降，这一关过不去还是自己的原因，总认为她不修炼肯定会阻止我讲真相，自己在思想中都认可了她这种做法，再加上邪恶因素对她的操纵，她能不干扰吗？针对这个问题我加强了发正念，彻底清除她背后的邪灵乱鬼，在思想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堂堂正正讲真相，只要我们坚定正念，心态摆正，旧势力没空子可钻，这一关就能过去，半个月前我终于过了这一关。

那一天我与她去银行取钱，银行没上班，碰到两个妇女，我给她们讲真相，这时我妻子又不让我说，支我走，这时我的心一点没动，大法占据了我的心，谁也没有资格阻碍我救人，谁也不敢。她看我一点没动心，她自己倒先走了。没用几分钟，两个妇女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一再谢谢我。可见讲真相时的心态多么重要，心如磐石谁也动不了。

对我家人没做三退的，我几次劝都没成功，我经常考虑这个问题，学习了师父《美国首都法会讲法》，心中解开了谜团，主要是我对他们三退明真相太执著，且怀着人情，非得立马让他们退了不可。

师父说：“最好的方式就是遇到什么事情不要往前顶劲、往前抢、往前追逐着去解决，把心放下来，往后退一步，去解决。”（《美国首都法会讲法》）

师父字字句句都说到了我修炼上的不足之处，于是等我把三退这个事放置一段时间后，改变一种方式潜移默化的去讲时，收到了效果，现在我们全家都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两人走入了大法修炼，还有两人读了三遍《转法轮》，其余基本上都带上了护身符。

在近两年的讲真相劝三退中，除了用心对待，不断用正念改变自己外，同时还比较注重自己的外在形像，注意穿着打扮要得体整洁，绝对不能邋邋，经常修理胡须鬓角，要把

回来后我百感交集，真是大法见人心，只要我们念正，真有救人这颗心，一切师父都会为我们做啊！师父不仅从地狱把我们捞起，还在时时为我们建立威德，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呢？有师在，有法在，一切都阻挡不了我们炼功人。

同样什么年节敏感的日子，只要我们心中没这个概念，只有救人这个神圣使命就会有奇迹发生，今年新年头一天早上我象往常一样出去讲真相劝三退。出了家门不到二十米，遇到一个人，与他同行不到二百米，他就让我用真名实姓给他退出邪党，到现在我还记得他姓丁。近两年来，我基本天天都出去讲真相。

在讲真相中，我总是一对一的讲，遇到人多时，你一言我一语讲的就不得心应手，总认为人多时不好讲，影响多救人。同样一个师父一个法，人家有的一个人同时对几十人讲真相，一次能劝退几十人，我为什么不能？

通过学法向内找，明显的人心、私心、怕心，“名”字当头怕讲不好砸锅，一人对多人不好应付局面，怕受到他们的嘲笑，就是名利作怪，没达到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无私无我的去救度他们，这怎么能对得起大法弟子这个光荣称号。

光想到不行，只有做到才是修。于是我就试着对多人去讲，先对路上走着的夫妇讲，再到工地给干活的讲。去年冬天我在公园遇到了三个去干活的人，一个是中年人，四十多岁，那两个是年轻人，这时我头脑中没有什么顾虑，只是想救度他们，我与他们同行，谈起了打工不容易，钱不好挣，干活的不挣钱，挣钱的不干活，当官的往死里搂，根本不管老百姓死活。他们说那有什么办法呀。我说善恶有报，人不治天治，你没看到钱上都有“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的字吗？这年头命最值钱，这年头天灾人祸多，保命最重要，没了命一切都完了。他们说可不是嘛。我说你们只要三退，并诚心敬意念“法轮大法好”，就能平安有福报。我问他们是不是入过党、团、队？他们中一个是团员，两个入过少先队，我说我都给你们退了吧。他们都同意三退。我马上给他们起了化名让他们记住，并给了中年人一本《九评共产党》，两个青年人每人几张传单，一人一枚护身符。他们一再谢谢我，并让我注意安全。我终于突破了这个阻碍我多救人的观念。所以现在有人扎堆的地方我也能坦然的讲真

说：拿几张给你看看，不干胶是怎么一回事。我吓了一跳，觉的压力很大。他看出来，说：其实很简单啊！他示范给我看，并反复说：不会很难，你只要有那颗救人的心，什么事都好办。我于是晚上出去贴了几张，觉的蛮简单的。师父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同修与我交流：我们每个人都要做自己世界的王，不能依赖别人。于是我下定决心买回电脑。之后在同修的帮助下，学会了安全上网，下载资料，发表文章和三退名单，减轻了同修的负担。同修也很注重手机安全问题，每次见面提醒我是否带手机、或手机电池是否拆卸。在他的带动下，我与其他同修交流，或与他人讲真相时，从不把手机放在身边。

在他的帮助下，我心性提高的很快。有一次我遇到一九九七年炼功点上的一位同修，她惊讶的说：“哎呀！你只修炼两年，比我们那里修了十多年的还要好！你怎么修的呀？”我由衷的说了一句：“你不知道我的身边有一位多么好的同修呀！”我曾感慨的问他：“我们之间是什么缘份？”他很认真的说：“我们是一起下世助师正法的。同来时，互相提醒说：在尘世中，如果谁要是迷失了，一定要叫醒他呀。”我听后眼眶湿润了，感谢同修的叫醒。

在此我想：如果每位一九九九年以前得法的大法弟子，象我身边的这位同修一样，耐心细致带身边后出来的同修，包容新学员的不足，很多后出来的同修也会做的很好（我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劝退八十多人，也让一、二十人明白了真相）。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不要过多的批评、指责，让他们失去信心。

二、孝敬公婆 赢得尊重

得法前，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我和公婆闹僵了。结婚十八年没正经同婆婆讲一句话，开口不是夹枪带棒，就是指桑骂槐，也没正眼瞧一下公爹，跟姑嫂没好气说过一句话。善良的丈夫常常因为我和公婆的矛盾，暗自落泪。得法修炼后，我知道以前对婆家人的一切言行都是错的，知道他们和我有很大的缘份，知道只有归正自己的言行，才能救度他们。于是我发自内心对公婆好：给他们买吃的，买穿的，买用的，陪他们逛街、聊天，逢年过节接他们来我家小住，生病了端茶送水。婆婆逢人就夸我如何孝敬他们二老。

二零零八年元月底，江南发生大冰灾。得知婆婆高血

压、心脏病复发卧床在家，我冒着漫天大雪，不顾路滑、车堵把公婆接到家中。公婆很感动，我趁机给他们讲真相，并告诉他们只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有病可祛病，有难可消灾。婆婆马上接过护身符，说：“我早知道共产党是最坏的，但以前不知道法轮功是好还不好。我看你炼法轮功以后，变的对我们那么好，我就知道他（法轮功）一定是好的。”老人的悟性很好，拿着护身符念了一晚上，第二天病好下床做家务了。我很惊讶，同时被师父洪大的慈悲深深感动：婆婆只是有一个虔诚的心，哪怕九字吉言念错了一个字，师父都帮她祛病。写到这，我不禁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同修呀，有如此伟大的师尊，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的修炼呢？

从此，经常住院看病的婆婆，再也没住过医院，现在身体硬朗的很。她说：“我天天把护身符戴在身上。只要不舒服，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过一会儿就会好的。”

对婆家其他人也是笑脸相迎，热情招待。虽然修炼人不管常人中的闲事，但他们凡事喜欢找我商量，说就是信任我。丈夫的哥哥说我简直变了一个人，好的没话说！小姑子说：“这叫脱胎换骨！”我笑着说：“是法轮功改变了我。要不我和从前一样（自私、冷漠）。”他们点头认可，说法轮功真好！接下来讲真相，劝三退就顺理成章了。

三、归正言行 公开修炼

修炼前，我是一个性格孤傲、自命不凡、脾气暴躁的人。平时开口说话简直不能称之为说话，确切的说是吼叫。由于身体不好，许多家务事都由丈夫和儿子做。就这样，稍不如意，我会对儿子拳打脚踢，对丈夫破口大骂。经常骂丈夫几个小时不歇气，丈夫则总是苦笑的劝我别生气，不要把身体气坏了。有时把丈夫逼急了，他会提出离婚，那我更是不依不饶。吵架后，几天不理他，不帮他洗衣服。因此丈夫和儿子经常看我脸色行事，生怕惹我发火。娘家人骂我神经病。

得法后，我知道以前所作所为是在造业。于是下定决心痛改前非。在生活上体贴丈夫，一改女强人的作风，去掉瞧不起丈夫的思想，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把家务事全包揽下来。在言语上和颜悦色，轻声细语。遇到矛盾，不再争执，

父回家。

每当我讲真相、劝三退遇到天气不好时，是去还是找借口不去原谅自己，这时我立刻就想到了正在受难或过早失去了人身的同修，狂风暴雨，风雪交加，或烈日当头这能算的了什么。

有一天，我去讲真相刚上路（当时备了雨伞），天气就变了，下起了雨，雨还挺大，是回去避雨，还是继续寻找被救度的人，我的正念告诉我，一定要走出去。要修掉怕吃苦遭罪的心，再说吃苦遭罪还能消业，救人的事最大最重要，我这颗心要是坚定的话，一定会有有缘人被我救度。

说来也巧，转了个弯，上了大街，第二个接口正有一个人在房山头避雨，不时向我这边张望，我想这不是机会来了吗？我赶紧走过去，给他撑伞，与他唠了起来，得知他是附近农村的，出来干活回家遇到了雨，暂时避一避。我说现在干活也不易，活难找，还难干，钱难挣，年关不好，天灾人祸多，贪官污吏多，我问农村的干部也这样吧？他说厉害着呢！一个大队长竞选得花上三十万，上台后若捞不回这三十万他干吗？这样很自然谈到邪党迫害法轮功，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方面上来。他说：我干活，不知谁还往我自行车筐里放了一本这方面的小册子。说着冒雨给我翻出来，我一看是《百姓真言》，我说快放好，别淋湿了，回家好好看看。紧接着我问他是不是党员？他说是，我说我给你上网把党退了吧，去掉毒誓，抹去兽印，保你平安。他说那太好了，那党太腐败了。我说对，决不能给他当陪葬品，问他贵姓，他说姓姜，我说给你起个化名叫姜天意退党吧。他答应了，并再说自己不是姓江魔头那个江。我说江魔头利用邪党造谣诽谤法轮功，拍自焚伪案，让世人仇视法轮功，现在正逐渐被世人认清，江魔头很快就会被押上审判台，被全世界人民公审，这一天马上就会到来。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他说我一定会记住。就这样大雨中一个生命得救了，这时我的眼睛湿润了。

转身没走二十米，雨中又看到一个人正打着伞朝南走，我又三步并作两步上前打招呼，攀谈起来，一问他也是个邪党党员，我又用了不到十分钟时间把他也劝退了。就这样在雨中不到一个小时我劝退了六个人，其中四个邪党党员，一个团员，一个队员。

长，当短则短，一般都是铺垫不宜过多，尽快转入“天灭中共，三退平安，法轮大法好”这个主题，不然当你讲的正投入，他听的正入脑入心的时候，突然他要上公共汽车，或到家了，或上超市了等意外情况，这是总感觉有点遗憾，但有时我索性对他说，你等一下，我把话对你说完。

一般情况下，每次出去劝三退要发正念为好，具体对每个人讲时，我也是心生一念，先清除其影响明真相得救的背后的邪恶因素，我就是要把你救了，这样比较顺利。

有一次在江边对一个邪党干部讲真相时，他不但不接受，还很冲动；这时我心中想起了法，没与他论高低，对他发起了正念，他马上气就消了，转变了观念，接受了真相。

我的亲家，俩口子都是邪党党员，劝了几次都不行，我没有放弃。后来我找了个时间又去劝三退，这次我没急于开劝，而是近距离对他们先发正念，清除阻碍他们能够明真相得救的背后的邪灵、乱鬼及一切邪恶因素，然后再劝三退，结果他们马上做了三退并带上了护身符。

走在街上，当有人遇到困难，需要帮忙时，我立即伸一把手，解人危难，如路滑有车打误时，我就帮助推车。当解决了问题，他们说谢谢时我就趁热打铁，讲真相、劝三退，我认为这是对他们最大的帮助；当下雨天有人没带雨伞时，我就过去与其共撑一把雨伞并给他讲真相，劝三退，当别人去早市买菜或其他物品拿不动时，我就帮拿或让他把东西放在我的自行车上并及时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这样做拉近了与他们的距离，觉得这人很善，非常容易接受并做三退。

当买东西多找给我钱时，我及时把钱退回，当他谢谢我或说我这个人真讲究时，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是师父让我这样做的，并向在场人讲真相、劝三退，一般效果都很好。

每当我讲真相劝三退有的时候不太顺利，感觉收获不大，有点失意，或走的精疲力尽，说的口干舌燥，想打道回府收工回家、改天再说时，总有有缘人意想不到的碰到，轻而易举的对他讲清了真相，办了三退，记住了“法轮大法好”，带上了护身符，我想这一定是师尊对我的鼓励。有时走在回家的路上，心想这时若再劝退两个多好，每当有这个真念时，总能心想事成。每当这时我总是暗暗下定决心，多救人快救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兑现自己的诺言，跟师

同时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是我错了，我会马上说：“对不起！马上改！马上改！”是他的问题，我会善意的指出。因此丈夫由开始的强烈反对，到后来支持、督促我修炼。

刚开始我只是背着丈夫，早上起来炼功，晚上反锁着门看书（我与丈夫分房而居）。同修一再提醒我，要光明正大的学法炼功，给大法一个正确的位置。我于是试探着告诉丈夫，我在炼法轮功。性格温顺的丈夫由于被中共谎言欺骗了，竟立马变脸：“你竟然敢炼法轮功！谁教的？我马上打电话叫‘六一零’办公室的人把他抓起来。你这是在害我们全家，你要保证今后不炼了。要不，我要跟你离婚！”然后丈夫给我讲了许多邪党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开除公职、罚款、坐牢、孩子不能当兵、考上大学不能读等等。当时我并不知道“六一零”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迫害有如此严重，加上学法不深，被他一讲吓一跳，不做声回房了。

第二天我和同修交流，他问我：“你还炼吗？不炼就把书还给我。”我斩钉截铁的说：“炼！”当时师父许多讲法都没看，很多法理不清，不知道发正念清除丈夫身后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同修把师父的各地讲法请来给我，要我多学法，多给丈夫发正念。我看完讲法后，明白许多法理，知道该怎么做了。

当丈夫再次把《转法轮》搜走时，我很坚定的告诉他：“不管你打算怎么做，我一定要炼下去！”丈夫很疑惑的看着我：“这本书对你就那么重要？”我上前接过书，大声说：“这本书叫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哪有一点错？通过看书炼功，我身体好了很多，脾气改了很多，这你是知道的。难道要我回到从前去吗？”“那好吧！在家炼，不许在外传。”他悻悻的回房间了。

之后，我每天继续对丈夫发正念。经常同他讲修炼的故事，讲大法的神奇，讲善恶有报，讲神传文化。他通过婆婆身体的变好，我身心的变化，知道大法好，慢慢的他接受了大法，认同大法好，知道共产党坏。但惧怕共产党的淫威，只默许我给家人讲真相。有时到了发正念的时间，他会提醒我说：“你要炼功课了！”晚上学法他不来打搅，主动帮我做家务，腾出时间让我学法。有时我与他争执时，他会嘲讽我：“还修炼呢！原形毕露！魔性大发！你跟我吵，你会掉层次的。”我一听立即不做声，强迫自己向内找，就这样丈

夫帮我修去不少人心。

丈夫在我的影响下，知道不失不得的道理。别人送来的礼品、购物券等东西，他一概不收。有时实在推不掉，他只接受一些水果和土产。他说：“这是跟你学的。”我说：

“如果人人都象你这样的，社会就不会这样混乱了。”

有时丈夫感慨的说：“我何德何能！有你这么贤惠的妻子。我真是太幸福了！”我说：“你是享我师父的福。我如果没炼法轮功，根本不会是这样的。”他笑笑承认了。

四、讲清真相 救度世人

二零零七年底，同修觉的我的心性提高不少，就提醒我要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了。开始我法理不清，有怕心，认为是搞政治。同修笑我被共产党洗脑了，还中毒不浅呢。那时，师父的讲法只看了部份，没悟到讲真相是救人之举。于是有一次跟家人讲，讲了一晚上，我自己把自己给绕进去了，家人也听的稀里糊涂。

二零零八年底，在同修的建议下，我买了电脑。把师父的所有讲法从头到尾仔细的看了一遍，反复看《九评共产党》光盘，经常听《解体党文化》录音，认真阅读同修讲真相、劝三退的交流文章，终于明白讲真相、劝三退是救度世人。于是抓紧时间、把握机会救人。先给娘家人讲，再给婆家人讲，后来给来我家做客的人讲。开始我以第一人称讲，很多人的反应是吓了一跳：别给我讲这些！你这是参与政治。你敢讲，我还不听呢！我跟同修交流，同修说可以以第三者的身份向世人讲真相。“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精進要旨二》〈理性〉）。

于是我改变策略。每当客人到我家之后，我就把事先放在奶箱里的真相资料拿回来。这样客人的心理压力就小一些。并告诉他们经常有这样的小报和光盘放在门口，于是顺理成章的讲真相：“我表妹在日本留学，去年回来讲法轮功在国外很红火：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人在炼呢。就台湾一地就有五、六十万；香港、澳门、日本、韩国也有很多人在炼呢。为什么中国大陆就不准炼呀？”是呀，为什么大陆不准呢？客人也会有这样的疑惑。我接着说：“我表妹说，共产党是无神论，是独裁专制，不许老百姓有其它的信仰，只允许信仰它。‘文化大革命’时，拆了多少庙宇，

家，用着知识份子了说尊师，用不着又打成右派，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劝其退出；若是农民从高楼大厦都是出民工兄弟建造，年年在外打工，背井离乡，结果农民工现在还是处于最底层，没得到什么实惠，而乡镇大队干部却都贪污腐败，不管农民工死活，强行征地。我们不能善恶不分，跟着邪党骂名千载，我们不能做陪葬品，邪党迫害法轮功，天灭中共在即，赶快退出党、团、队；跟退休人员讲真相劝三退从退休金少谈起，共党只是嘴上说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给这么点退休金，物价又这么飞涨，老年人怎么能乐的起来，白干了一辈子，嘴上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当家作主，谁家的主人这个样，邪党的政策是朝令夕改，拉完磨杀驴，谁信他的话谁倒霉，过去六十年老搞运动整人，杀死同胞无数，现在贪污腐败，镇压学生，迫害法轮功，贵州出现了“中国共产党亡”的大石头，天灭中共是天意，快退出中共党、团、队吧。不管是从共性还是个性方面，都讲法轮大法好这个主题，以及“自焚伪火”从来都没有忽视，从来都没有象完成任务式的走过场。

一般我都先揭露邪党邪恶本质做好铺垫，然后讲它如何迫害法轮功，再讲善恶有报是天理，天灭中共是天意，快快退出保平安。问是否加入过党、团、队，如果加入过我马上亲切的说，为了你未来的幸福，你赶快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吧，我帮你上网声明，你只要同意就可以了。然后我再问其姓名，如果看对方有所顾虑，我马上给起个吉利的化名，让其表态，并记住年月日，别人再给退时不用再退了。起的化名一般很少有重复的，一般问贵姓，他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你，问具体叫什么名就有点难度，所以一般对方不太同意真名实姓退时，只要他说出姓，我马上再给加上一个吉祥、好听的化名就给退了，如“天福、天缘、永富、永财、福天、有福、平安”等等，一般对方都很高兴。我再送给护身符、《九评》或其他真相资料，进一步叮嘱要诚心敬意念“法轮大法好”。没入过党、团、队的岁数大的，问是否入过红卫兵、红小兵也给退掉，什么都没入过的送护身符资料，让其记住法轮大法好。

以上所述，每个环节都不是孤立的，千篇一律的，一成不变的，我都是根据对方的态度接受的情况，当时的地理状况，时间的长短，讲的内容当多则多，当少则少，当长则

几年来我都是自己学法炼功，自己发真相材料，自己走街串巷讲真相、劝三退。最近我又参加了集体学法小组，这样对我坚定正念讲真相、劝三退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

为了讲好真相劝三退多救人，我读了三遍《九评共产党》，一遍《解体党文化》，经我手中发放的真相资料我都浏览一遍，重要的对“讲、退”有帮助的多读几遍，重要的情节、语句、顺口溜力争能记住。“三退”问题经常看，《明慧周刊》期期看，古代预言也能说个大体梗概。这样由于学的多了，所以讲起来就比较得心应手。当然讲真相劝三退时怀着救人的心，慈悲的心，纯净的心更为主要，从中不断修炼自己，带着慈悲心去讲效果好，讲的越多越能修出慈悲心。

四、我讲真相劝三退的几点做法

我每天基本上都是半天学法，半天出去讲真相劝三退。走街串巷，追着、等着人讲，有时到公园、集市上去讲。出门在火车、汽车上讲，有时骑着自行车出去讲。同事、同学聚会、生日宴会、婚丧嫁娶等场合有机会就讲，男女老少、工人农民、教师、医生、干部、个体户、小商贩、学生、公检法司，基本上各个阶层的人都讲过。

基本上是遇到人首先是笑脸相迎，然后一个恰当的称呼如“师傅上班呀/小朋友上学呀，放学啦/您上早市呀，您上公园呀”；或询问什么问题，如“您买的菜多少钱一斤”，或指着高大的建筑说“现在楼越盖越高”，等等不一而足，这样就搭上了话。然后从共性或个性问题谈邪党腐败、不作为、渎职等谈到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劝其退出；并谈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天安门自焚是编造导演出来的，让其记住“法轮大法好”。

“共性”问题可从“毒奶粉”事件、食品不卫生、有毒、不安全，还有豆腐渣工程，天灾人祸，从突发的新闻事件谈起，从炎黄子孙，邪党毒誓，亡共石谈起。“个性”从若是学生，谈父母供完一个学生念完大学得几十万，拿个大学文凭找不到工作，结果有权、有钱、有关系家的孩子没等大学毕业就安排好了，谈社会不公，邪党腐败，劝其三退；若是工人谈其没社会地位，上班领导把工人当奴隶使，工资分配不公，谈天灭中共，退出党、团、队；若是教师从教科书造假谈起，假英雄、假抗日、假恶霸，谈起邪党谎言起

砸了多少佛像，就是让全中国人尊它为‘大救星’；其实炼法轮功的人也就只是信仰‘真善忍’的。一九九九年时，炼法轮功的人有一亿，大家都很尊敬李洪志先生。那个江泽民就不干了，妒嫉的不得了，要把他打压下去，并诬蔑法轮功。”

接着我又讲了“四·二五”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天安门自焚”伪案，讲了中共的杀人的历史，当今社会的腐败，天灾人祸的频繁，讲到“藏字石”，讲“三退”。他们绝大多数在不了解真相前，听信了恶党对法轮功的抹黑之词。我讲真相，他们愿意听，并且同情法轮功；劝三退，却本能的抵触。我一边对其发正念，清除控制他们的邪恶因素和生命，一边打开电脑，搜索“藏字石”给他们看，很多人一看就明白，立即点头同意三退保平安。时间充裕的情况，我会放光盘给他们看，一般放《风雨天地行》、《预言与人生》。有的人，我叫他把真相资料带回家给家人看。

我们讲真相、劝三退都曾遇到过家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对三退更是感到困惑。我一般先是感谢他们的关心，接着安慰他们不会有事的，最后向他们提三个问题，要他们回答。第一，如果有一个人救了你的命，现在他被坏人诬陷了，你明知恩人是被冤枉的，你是站出来给他说一句公道话呢，还是沉默不语？他们一般的选择：出来说句公道话。我说，如果我不炼法轮功，现在不是躺在床上起不来，就是死掉了。我是法轮功的受益者，我要为师父说句公道话。同时，我也要争取合法炼功的权利。第二，当你知道不久的将来会有灾难降临，你作为我的一个亲人，你会告诉我如何躲避灾难吗？他们会脱口而出：当然会告诉的。我说，不久的将来，凡是加入共产邪党及其附属组织（共青团、少先队）的人，会被淘汰掉的。对于不信者，马上打开电脑在百度搜索“藏字石”，二亿七千万年前的石头上写有“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字。我说：“我们叫人三退，不是搞政治，是为了让人将来不被淘汰掉的。现在灾难太多了，三退以后可以保平安。如果我现在由于自私害怕，不告诉你，将来你会怪我，我也会很遗憾的。”他们一般会沉默不语。第三，现在麻烦事太多了，出门就能遇上。如果你知道一个很好的方法，能够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你会听吗？他们会问：“什么方法？”我说：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接着我举了几个身

边亲人诚念九字吉言得福报的事例。最后他们绝大多数人会说：“我们也知道法轮功好，共产党恶。可现在就这世道，共产党就这么邪，不讲理。我们还不是担心你的安全啦！以后小心点。”

五、善念善行 助人得法

在讲真相的时候，遇到对大法感兴趣的人，我会马上把自己装有法轮大法讲法录音的mp3送给他们。为此我已经送了三个给亲朋好友。

有一位老年同修，刚得法不久回到家乡。在家乡联系不到同修，我就把我装有法轮大法音像资料的mp5送给他。及时把新经文送到他手中，教他发正念的方法。每年利用节假日的时间，和他在一起学法，同他交流，善意的指出他的不足。每次去，他都激动不已，就象看到多年未见的亲人，突然来到家里。

每当想到伟大的师尊把我从无比肮脏的地狱捞起、洗净，我不禁泪水涟涟。并暗自下决心：在正法最后的这段值千金、值万金的宝贵时间里，坚修大法，助师正法，抓紧救人，圆满随师回家！

向伟大的师尊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向明慧网的同修致以最真挚的感谢！

与全体同修共同精進！

一名大法小弟子的修炼故事

文 / 山东省大法小弟子 心慧（化名）

慈悲伟大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我是一名十六岁的中国大陆法轮大法小弟子，借此明慧网第七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之际，把修炼路上的点滴体会和修炼故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

一、喜得大法 正念对待消病业

听妈妈说，我两岁的时候，爸妈就修炼法轮大法了，随后家中的亲人们大部份入道得法。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我很自然的成了一名法轮大法小弟子。

有一次，我发高烧，咳嗽的厉害。妈妈那时的心态还不稳，要给我喝药。我哭闹着不喝，妈妈说：“大法弟子才不

二、认真学法，不断向内找

大法弟子遇到问题，必须到法中找答案，向内找自己。师父说：“修炼是修自己，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状态都要去想一想自己。”（《美国首都法会讲法》）

静下心来，通过不断学法认真查找自己，我发现自己存在着很多很大的问题。首先是自己讲真相劝三退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自己建立功德圆满，还是真正为了救人、并通过讲真相、劝三退实修自己，修出善心，修成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觉者。在讲的过程中是为了救人，还是为了证实自己，显示自己，坚持自我，还是把修炼者的善心，打入世人的脑中，用祥和的心态去唤醒沉迷在世间的众生。

我感觉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认真对待。在具体讲的时候，只是一门执著的讲，好象自己有多大学问，知道的多么多，强迫让别人认同自己；别人不认同，就与别人争辩，还气的够呛，强烈的在显示着自己。

在给亲人讲时，忘记不要讲高，带着强烈的情去讲，不管他们爱不爱听，没完没了的讲，追着讲，顶着讲。当一次讲不好出了问题再讲时又产生了顾虑或有了怕心，怕影响所谓的家庭和睦，这样效果更会不好；有时讲的又高，等于把家人往后推了一把。当儿女们口出不逊触犯了我那当家长的尊严时，自己又痛苦的不行，没认识到是需要去执著，去某颗心，提高心性。修了这么多年，感觉自己名、利、情一点也没修去，真是太汗颜了，特别师父的“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理性》）的慈悲嘱咐就在我们天天看的《明慧周刊》封面上，我为什么就没照着去做呢？这不是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吗？真的很惭愧。

三、在学法上下功夫

通过向内找，我找到了差距，明晰了不足，主要问题的出现、存在就是学法不足。虽然经常学法，但没多学法，学好法，静心学法。为了解决“讲、劝”中的问题，提高效果，就得在学法中下功夫。

首先我给自己增加了每天学法时间，由每天学法二～三个小时，增加到三～四个小时，每天学法增加一讲，再兼顾学习师父在各地的讲法，经文，背诵《洪吟》，背诵《转法轮》。

自己的怕心也很重，但我自从走上这条路就从来没有想过“不讲”二字，我就是讲；大法还在蒙难，救的人数离师父的要求差距还很大，我们的誓言还没兑现，执著心还很重，我就是要通过“讲、劝”来修炼自己。“讲、劝”的效果也时时体现着自己的修炼状态，决不能停止救人的脚步。

由于自己远离家乡，基本上是一人默默的修炼，那时还没有办法上“明慧网”、“大纪元网”，还不能给三退的人上网声明，只是告诉人家自己打退党电话，或写个声明贴出去，影响了讲真相效果，我心里很是着急，天天想：若联系上一个能上网发表三退声明的同修该多好，同时自己还能得到更多的大法资讯。

正好，一位多年不联系的老邻居突然来我家劝三退（以前根本不知她是修大法的）帮我联系上了能上网的同修，我把三退名单随时传给他上网声明。去年六月份我买了笔记本电脑，同修给装了系统，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那天我也能够上“明慧网”了，也能给别人发表三退声明了。特别是在网上见到了师父的照片，我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二零零六年到二零零九年六月，我劝退了多少人没统计，只粗略记得自去年七月到现在亲自劝退并给上网声明的有一千多人。当然这与做的好的同修比，差的很远很远，只是人家冰山上的一角。但通过“讲、劝”，我修掉了很多怕心。

一、初期劝三退中遇到了问题

因为有讲真相的基础，所以我不太打怵和别人说话，也不太打怵和陌生人搭话，讲法轮大法的美好，讲自焚伪火，讲邪党的本质，讲的都得心应手。每当问起对方是否是“党、团、队”员时，当对方说是，劝其退出时就有些心不稳，再加上心急，没耐心，有争斗心，当对方在谎言的蒙骗下对大法对师父说出不敬的话时，我心里愤愤不平，甚至说出了不善的话。

在初期劝“三退”时，由于我的人心较重，无论是自己认为好讲的不好讲的，是熟人还是陌生人，是亲人还是外人，都有接受和不接受的，退与不退的。就我儿子、女儿、儿媳妇、姑爷八个人，其中五个邪党党员，两个团员，退与不退就各占一半。好在遇到问题只是一时心里不好受，但过后从没气馁过。

用喝，你是不是大法小弟子？”我大声说：“我是！”妈妈还是象做试验似的硬给我灌了药，还说：“如果喝下药好了，就不是大法小弟子；不管用，就是师父管你了。”结果灌了好几次也没管用，不灌药反而很快就好了。

五岁那年，我出现了严重的尿路感染症状，一会儿尿几滴，一会儿尿几滴，非常难受。舅舅知道后，抱着我去打针。我哭闹着坚决不打，舅舅又把医生带回家打，我趁机溜跑了。舅舅最后没办法，就买回了药和果冻，把药放在了果冻里让我吃，我发现后给扔掉了，因为我和爸妈都坚信师父在给我消业。四十多天后，终于好了，师父这次给我消了一次大业。

我在小时候消了几次大业后，就很少消业了，偶尔消业也是在星期天或晚上，从来没有耽误过上学；更神奇的是，从幼儿园到现在，不管学校里统一打什么预防针或疫苗，我从来没打过。有一次幼儿园统一打疫苗，轮到我的时候，医生阿姨对我说：“你没有病，不用打。”上二年级的时候，学校统一打腮腺炎预防针，让每人交十八元。排队的时候，老师突然把我叫出来说：“你不用打针，也不用交钱了。”还有几次也都神奇的绕过去了。其实，每次打针前，我都在心里对师父说：“我是大法小弟子，没有病，不打针。”我知道每次都是师父在帮我！

二、学法炼功修心性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听大人们读法，听爸爸妈妈和同修们背《论语》，我也很想背，妈妈就一句一句的教我，不长时间就背会了。现在我还记得，《论语》的第一段和第二段是妈妈和同修阿姨带我去挂大法真相条幅的来回路上教我的。师父的《洪吟二》发表后，我很快就背熟了，连《洪吟》也背下来了。师父每次发表短篇新经文，爸爸妈妈就说比赛背，看谁先背会，每次都是我先背完。现在想来，爸妈为了让我学好法，真是用心良苦。

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学会了五套功法，爸爸妈妈炼功的时候我都跟着一起炼，抱轮、打坐也一块炼完，从不打折扣。记得有一次学校放假，我去姥姥家住了十多天，在姥姥家只炼动功。回家后和妈妈一块打坐，一个小时的炼功音乐才过了一半多，腿就很疼了，又过了一会疼的我直掉眼泪。妈妈示意我先把腿拿下来，我一边流泪一边想师父的“难忍

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最后坚持炼完。

去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骑自行车回家，突然一辆摩托车从后边把我撞倒，被撞出去趴在了地上，双手摔的很疼，心想：“我是大法弟子，没事！”很快爬起来了，看了看自己连皮都没破。那人一脸害怕的样子，他扶着我：“我和你到医院检查一下吧！”我说：“不用去，你走吧！”那人见我这样说，快速骑上摩托车走了。过后很后悔没告诉他自己是大法弟子才这样做的。修炼人碰到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说不定他撞我这一下是让我救他呢，可我既没说自己是大法弟子去证实法，也没有给他讲真相劝三退，觉的自己的太差劲了。

三、面对邪恶的迫害 坚定的走在修炼路上

九九年“七·二零”邪恶迫害大法后，爸爸妈妈曾四次被非法抓捕关押迫害，并都失去了工作。写到这里，又想起了那疯狂可怕的日子，恶警、坏人们那疯狂的砸门声、叫嚷声，每一次爸爸妈妈被抓捕绑架的情景，以及我每次大声的喊叫却又无助的镜头，那黑暗的阴影从八岁那年象在心中扎了根一样。自从爸爸妈妈遭受迫害后，亲人们都在骂父母，他们都怕受牵连，有的声明和我家断绝了关系。在爸爸妈妈遭受迫害的日子里，没有人敢收留我，只有一位修炼的亲戚每次收留我。但不管别人怎么对待爸妈和我，我都坚信师父坚信法，也相信自己有最好的爸爸妈妈。

有一年，由于受同修的牵连，邪恶们疯狂的到处抓捕爸爸妈妈，恶警们还找到了我所在的学校，为抓捕父母跟踪我。校长是一个很正义的人，他给恶警们提出了条件：绝对不能与我直接对话。他还托人捎信给我的亲戚，让爸爸妈妈注意安全。每次放学，恶警们就远远的跟在后面，就连我到同学们家他们也跟踪。那时，我很想爸爸妈妈，每天都在盼望他们突然有一天来看我。大冬天里，我有好几次独自跑到村头的小路边，遥望着爸爸妈妈所住的方向，我怕有恶警跟踪，不敢去找他们，每次回家都先擦干眼泪装作没事。

在学校，有两个老师知道我家情况后，有些歧视我。有一次，我把数学作业忘家里了，老师就让我到外边罚站，开始讲课了还不让进教室，我就大声说：“老师，我要听课。”她还让我进去，我就往教室里走，她就往外拽我，我使劲抓住门框，她拽了好大一会儿也没拽动我，我径直回

我说：“警察也是人，我也要救你。”他说：“你走吧。”就这样过去了。听我讲真相的人多了，走在街上再看到他们时，有的就高兴的告诉我，他念“法轮大法好”家里可顺了，庄稼长的也好。那个高兴啊！明白真相的人还互相告诉说我能办“三退”。

一次遇到一个年轻人，他来到我跟前拽着我说：“快给我退队吧。”我当时眼泪都流出来了：常人都在主动找真相了！

我讲真相、劝“三退”面对的人，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几乎是讲一个退一个。我不挑地方，只要有机会就做。在我老伴有病住院时，我把“名、利、情”看淡了。不向儿女要一分钱，不耽误儿女的时间，全都我一人承担。我一边护理老伴，一边找机会给同一病房住院的患者及患者家人讲真相劝“三退”，几乎听了真相的都退了。一次给一位八十多岁某单位退休的工会主席劝退了。我不仅劝外面人“三退”，我家的亲人、亲属几乎都退了。

走出来讲真相就象云游一样，得吃苦！我悟到：《转法轮》中师父讲“辟谷”的法理，如果不走出来，蹲在家里修跟“就在洞里修炼，修炼不出来，就得死里头”一样，不知悟的对不对？我觉的讲真相并不难，人家能做的，我也能做，只要想做，师父一定会把有缘人领到你面前。其实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动动腿，张张嘴。

由于自己没文化，有时候还没悟到，可是同修的一句话就能提醒我，那正是我没悟到的法理或没悟到的事。在这里我也很感谢同修的帮助，我们是一个整体！修炼不易啊，师父度我这个没文化的人更不易啊！跟做得好的同修比，我还差的很远。在师父的看护下，我磕磕绊绊走到今天，写出一点体会跟同修交流，共同提高。要感谢师父的太多、太多了！没有别的可以报答师父，唯有精进、再精进！

合十

谢谢！

我是这样讲真相劝“三退”的（有删节）

文 / 黑龙江大法弟子

我是二零零六年年初开始劝“三退”，从前只是讲真相。其中遇到的困难，受到的干扰比较大，尤其家庭阻力很大，

去啊，这也是漏。这次关没过好，我从心里觉得对不起师父。

做错了就一定要从新做好，我要弥补这次过失。从第二天开始，我就有计划的到公安局、派出所、政府、看守所附近去近距离发正念。我悟到在这些迫害大法的恶党机构空间场里，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也一定集中，就是它们在背后操纵恶人迫害大法，我要近距离发正念铲除它们。从那天开始，不管刮风下雨，不管冬天夏天，我都坚持去发正念，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坚持。师父说：“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正确的对待发正念的话，平时正念很足，很快就能把整个世间的邪灵全部解体。所有的大法弟子都明白了、都能认真做到正念十足，一天就解决问题。每个人都把自己所承担的范围之内不好的因素都解体了，那全世界不都变了吗？”（《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真是这样子，在发正念的过程中，我发现正念的威力太大了，邪恶怕呀！真的害怕大法弟子的正念。一次我面对派出所大门发正念，警车跑不起来，一蹦一蹦的象人迈步；还一次去看看守所发正念，从大门出来了一个警察，他走到我跟前撒腿就跑，回来时，还是走到我跟前就跑，不敢看我。

四、正念正行多救人

我发完正念，就去讲真相、劝“三退”。走街串巷，天天去救人。每天至少能劝退三到五人，一周多时能劝退六十多人，少时能有四十多人。我大多数在市场讲真相、劝“三退”，那里流动人多，大多数是外地人，有北京的、上海的，各地的都有。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去救人，多救人，我要兑现史前的誓约。

在救人过程中，我体会到：用一颗纯真救人的心讲就能劝退，当心里一犹豫，效果就不好。讲真相过程中，有苦、有感动，有听的、有不听的，有一讲就退的、也有要恶意指报的。其实，遇到要举报的就是我们要修去“怕心”。当这个怕心一露头时，我就发出一念，让这个“怕心”灭掉，我不怕，怕的不是我，我有师父看着，有师父管着，就走师父安排的路。这样心里就稳了，我现在真的没有了“怕”，讲真相、劝“三退”都是坦坦荡荡，堂堂正正的。

一次我在给一个女士讲真相时，一个男的凑过来听，问我：“你是法轮功吧？我是警察。”拿出手机就要打电话。

到座位上。那时我想：邪恶们要迫害爸爸妈妈，谁也甬想迫害我。那时我年龄很小，可我的劲那么大，肯定又是师父在帮我呢！过后，那两个老师碰到我的亲戚说了一些我的坏话，还说我这孩子完了。可到期末考试，我的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这两个老师又找到亲戚说，孩子考的很好，那次说的话太过份了，很不好意思。

邪恶对爸爸妈妈的抓捕还没有停止，三日两头开车到亲戚家周围转悠，亲戚压力很大，学法炼功很松懈，我也长期跟不上学法炼功，最后被妈妈接走一起流离失所了。我们所租住的房子是一个资料点，这里还住着一家三口同修，其中有一个五岁的小弟弟。资料点有两台机器，主要由爸爸负责印刷资料，我和同修小弟弟负责把小册子的页数顺着排好，妈妈和同修阿姨负责检查和装订。别看小同修年龄小，可他一点不出错。

为了维持生活和交房租，资料点的活不太忙时，妈妈和同修阿姨便开着出租三轮车出去拉客，她俩一人开车一人给顾客讲真相。如果大人们都很忙，就把我和小弟弟锁在家里，我就教他背《洪吟二》，小弟弟很聪明，没多长时间就把大部份诗都能背下来。有时，趁妈妈、阿姨做饭的时间，我就拿上一摞资料放在衣服里，领着弟弟到各楼道里发。我们是小孩，没有人注意，但我们也很注意安全。

这样大约过了半年多的时间，有一个邻市的同修阿姨见我这么小就不上学了，很伤心，她决定带我到她的城市上学。爸爸妈妈就找到那位正义校长给我办了转学手续。这位阿姨独身带着一个和我一样大的男孩，她也因修大法曾多次遭邪恶迫害，并失去了工作。在阿姨家，晚上写完作业，她就带着我俩一块学法、炼功、发正念，还经常带我俩出去发资料。那时我就觉得同修阿姨太伟大，当时很想叫她一声“妈妈”。住了几个月后，资料点由于有了安全隐患，加上爸妈深知同修阿姨带着两个孩子的艰难，经与同修商量，把资料点转移到了邻市，这样也能同时照顾我了。

学校放假了，爸爸妈妈带我回家，被恶人跟踪，来了一群恶警包围了我家。爸爸妈妈迅速躲了起来。恶警们闯了进来，见我一个小孩在家，他们就到处找、到处翻。其实爸爸妈妈就在屋里。他们没找到，就一再追问恐吓我。我一点也不怕，对跑到身边的一只小狗说：“小狗小狗要听话，和我

一起等爸爸妈妈回来。”恶警们还真的相信了我爸爸妈妈没在家，几个恶警跑出去到邻居家找，可跟踪的那个恶人说：“一直跟着他们没出门。”我镇定自若的应付了他们很长时间，最后爸爸由于心态不稳被发现了。

任凭爸爸妈妈怎么不配合，恶警们还是强行给他们戴上了手铐，推进了警车。有一个恶警还气急败坏的使劲捣了我一拳，打得我倒退了好几步差点摔倒。可我不怕他们，便喊叫着往外跑，把着关有妈妈的警车门，使劲的打着车窗，不让他们开走。恶警们见走不了，就下车把我的手硬掰开，把我拉到一边，迅速钻进车里仓惶跑了。后来听说邪恶们因抓到爸爸妈妈还放了鞭炮。

这一次，爸爸妈妈都遭受了残酷的迫害，邪恶们采取多种办法折磨爸爸：用脚踢、打耳光、烟头烫、扒光衣服反铐双手把双脚捆一起扔到水泥地面上泼上水电棍长时间电击……十几个小时的酷刑折磨，使爸爸浑身是伤，惨不忍睹。妈妈也被恶警们拳打脚踢打昏过去。虽然爸爸妈妈遭受迫害严重，但资料点未受任何损失，一个同修也没受牵连。在师父的慈悲呵护和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下，一个多月后，爸爸妈妈终于回家了。回来时，爸爸身上的伤口还没愈合。

经过这次魔难，我们全家都没被邪恶的迫害吓倒，很快我们就汇入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洪流中了。

四、运用神通证实法

几年前深秋的一个晚上，我和爸爸妈妈去贴真相标语，突然不知从哪儿钻出四个恶警挡住了我们，强行把我们带到派出所。睡觉的时候让我们三口挤在一张小床上，屋里四个人看着我们。

夜深了，他们四人要睡觉了，一个很恶的警察拖了一张床顶在门上躺在上面，有一个善心的警察给了我一件大夹克上衣。我们一家三人谁也睡不着。我想起了师父的经文《什么是功能》，就对着他们发正念定住他们。我对爸妈说：“我们回家吧，我把他们定住了。”可爸爸还是不敢拖开那张顶在门上的床。

爸爸突然象想起了什么，轻轻走到一个警察床前，从他旁边的衣服里摸出了一块手机，打了两个电话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了两个亲戚。这时四个人一点动静也没有，妈妈又给同修打了一个电话，让同修翻墙、翻窗到我家把大法书和一个

让家人劝我，只要说不炼了签个字，就没事了。我说：“我就是要炼，就是不去，他们骗人，去了就回不来了”。不管家人怎么逼，我就是不听。就这样僵持了很长时间，家里人、恶警一起逼我，压力太大了。恶警一看我怎么也不动，就去找村委会、村民调查我（全村的人我几乎都给他们“三退”了）。他们都说我挺好的，恶警没办法只好灰溜溜的走了。

当天晚上，在我似睡非睡时，看到了从我家院子里往大道上有一米深的黑红色液体流淌。这时看到一个长者，他告诉我：“看到了吧，这就是你发正念解体的邪恶残渣。”这件事让我坚信发正念的巨大作用，同时点悟我遇到难时一定要发正念，运用好师父给弟子保护自己的神通法力。

第二天，派出所的那两个人又来了，还是让我跟他们走，我还是不去，就是坚决不配合他们，我就坐那发正念。不一会儿，公安局也来了很多人，真象天塌了似的。我当时没有别的想法，就是发正念解体迫害，我打出一念：让那个最凶恶的警察念“法轮大法好”。结果，他真的站起来围着我大声说：“法轮大法好。我不如死了好。”在场的人都惊呆了，都愣愣的看着他，我感到了正念的威力。我决不配合他们，他们写什么我就是不签字，他们又是灰溜溜的走了。过了两天那两个恶警又来了，我当时正念十足的对他们说：“是我没做好，让邪恶钻了空子，你们又来了。”他们说：“再不来了”。

受迫害那几天，我每天就是坚持学法。那段时间邪恶监视我，每到晚上我家附近就有警车守着，恶警准备只要我一出去就绑架我，我就一直发正念。一天，有五辆警车在外守着，我发正念觉得有一辆警车掉到沟里了，我跟家人说了，家人出去一看，果然一辆警车掉沟里了。在师父的点悟下，我改变了讲真相的方法，恶警晚上来，我就白天出去做，走街串巷，面对面发“神韵”光碟和真相小册子，劝“三退”。我晚上在家学法，发正念，邪恶没招。这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到了二零零八年下半年，一天恶警又来干扰。当时没有思想准备，听到敲门，我给开了门。恶警让我在一张空白纸上按手印，我没有认真想就按了，突然我觉得不对劲：怎么一下子糊涂了听邪恶的呢？我就开始拒绝签字，不能错下

明白。”我牢记师父的话就是不配合他们，没办法他们走了。我知道做事有漏了。到了过年期间，派出所又来人干扰，让交两千元押金，意思怕我们去北京。我当时没做好，把钱交给他们了，后来悟到这事做的不对，是有漏，这不配合邪恶了吗？这关没过好很后悔。我决定去把钱要回来，结果他们把钱还了。

还有一次“病业”，那真是生死考验，魔难很大。二零零五年春，不知怎么的，我的双腿站不起来了，两条腿都不会动了。家里活也干不了了，孩子、老伴都害怕了，逼着我上医院，我坚决不去。家里人一看劝不动，没办法把我姐姐找来，劝我，我还是不听，我心里坚信大法，修炼人没有病。我告诉她：“我没事，一定会好”，她一看也劝不动就走了。同修知道这事后，提醒我发正念，否定迫害，向内找。

我开始整天发正念，清除邪魔干扰。我是大法弟子，谁迫害谁有罪，我还求师父加持，魔难持续了两个月，我的双腿又能站起来了，太神奇了！这是师父保护了我，使我冲破了魔的干扰。真是人神一念之分！我能站起来时，走路象刚学步的孩子，一步一步的挪。几天以后，一点一点也能走稳了，我开始能做轻微的家活活了。

一次我去田地里找儿媳回家吃饭，要横过火车道，不知怎么的一个跟头把我摔在碎石上，窝在那里。我心里喊：“师父，我没事。”我慢慢站起来看看自己，连点皮外伤都没有。我眼泪都出来了，我知道是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几个月后，两条腿就跟好人一样了。一次次的关、难，我都是师父给保护着，都是有惊无险。这些事太多了，不一一说了。过心性关，有的过的好，有的过的不好，我就是磕磕绊绊走过来的。总结教训，就是要多学法，在法上提高，下次过好。

三、发好正念才能走正

面临邪恶迫害时，要坚持发好正念，学好法，才能走正。二零零八年初，当恶警突然闯入我家时，我没有怕心，无论他们怎么翻腾，我就是不配合邪恶，就是坐那不停的发正念。当恶警让我去派出所时，我坚定的说：“不去！”恶警说：“不去抬去。”我说：“抬不动。”“那就拽去。”我又坚定的说：“拽不动。”他们开始给我家人施加压力，

大箱子拿走。打完后，爸爸又把所打的号码销了，放回了原处，整个过程非常顺利，这时听到爸爸妈妈都轻轻的松了一口气。

等到第二天邪恶们去抄家的时候，要作为迫害爸爸妈妈的任何证据都没找到，家中还有一大包大法书，邪恶们也没发现。后来听妈妈说，那大箱子里装有三千多份大法真相标语，是同修刚送去的。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一场不堪设想的损失避免了。但邪恶们还是关押迫害了爸爸妈妈一个月。

我在上一年级的时候，学校要全体小学生集体入少先队让全体中学生给戴红领巾，还挂了一行大红纸标语。仪式一开始先升国旗、奏国歌，我就站在那儿不停的发正念，让旗升不上去，让歌放不出声来，结果旗还没升上去绳子就断了，国歌也“乌拉、乌拉”放不出声来。我又发正念铲除邪恶标语，校长的话刚讲了一会儿，就来了一阵风把标语刮没了。

还有一次发正念，妈妈说：“这次铲除市公安局破坏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一立掌的时候，我看到妈妈身体放着紫光，从身上飞出了一个放光的紫光团，爸爸身上飞出了一个绿光团，我身上飞出了一个红光团，飞出之后，三个光团合成了一个很大的光团，直奔一个方向飞去，我当时不知公安局在哪里，发完正念后，爸爸说，光团飞去的地方正是市公安局办公大楼。

通过这次发正念，更加坚信师父的法，不管看见看不见，只要我们动真念，都是威力强大的。

五、坚定正念 始终不交队费

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老师让全班每人交一元队费，我心想：我是大法小弟子，已经退队，不能交。我找到老师说：“老师。我不是少先队员，已经退了，钱我不交了。”老师问我在哪退的，我说：“在网上退的，爸爸妈妈也退了。”老师听后没说话，我的钱也没交。回家把这事告诉了爸爸妈妈，妈妈说我不理智，爸爸则表扬我做的好。其实这位老师很善良，在父母遭受迫害的一段日子里没人接我，我家离学校较远，她经常顺路用车子捎我回家，后来这位老师的全家都三退了。

五年级时我转了学，这所学校是市里的重点实验学校，学生进校必须戴红领巾，否则给班级、个人扣分。从大门口

到教室，有老师、学生检查红领巾，好几道关。我心想：“我是大法弟子，绝对不能再戴红领巾。”于是每天上学一到校门口就发正念：谁也查不到我。结果真的谁也查不到。只有两次忘了发正念被查到，被扣了分，老师也没说我。

有一天，老师让每人交一元队费。四年级那时候我还单纯，可这次心里有点怕，开不了口对老师说，以致同学们认为我没带钱，替我交了一元钱。放学回家告诉了妈妈，妈妈写了一封信，让我捎给了老师。记得信上有这样几句话：

“我们全家几代人都遭受过这个组织的迫害，我们都不喜欢它，所以也不会加入它，信仰自由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第二天开家长座谈会，妈妈主动找到班主任老师，问老师看过信了没有，老师非常和悦的说：“我很理解你们，以后有事尽管找我，孩子的一元钱回去退给她……。”从那以后，我就堂堂正正的再也不怕学校查红领巾扣分了。

六年级的时候，又要收队费了，老师换了，这次我不害怕了，可怎么向老师说呢？突然想起了妈妈的那封信中的内容，便跑到办公室当着好几个老师的面对班主任说：“老师，我不是少先队员，不交队费。因为我们全家几代人都遭受过这个组织的迫害，老祖父一手创办的学校被没收了，田地也被抢分了，我们都不愿加入它，被它牵连，这是个原则性问题，请老师谅解！”我平时很文静，从不大声说话，可这次声音洪亮，一口气说完，当时自己都不相信我这么能说。老师们都静静的听着，班主任说：“那你就交吧！”回来后，感觉自己变得非常高大。

在此想和小同修们切磋的是，不在于交多少钱的问题，这是个心性问题，是否符合法的问题，决不能给邪恶增加一丝一毫的能量。

初中入团的时候，我的心已经很稳了，直接找到团支书和班主任说明了不加入的理由。生活中，有的大同修有怕心，给孩子把钱交上，有的让孩子加入了再退出来。作为大法弟子，这样做不符合大法，也是在为自己的怕心找借口。小同修们，我们是师父的小弟子，怕什么？师父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我们遇到任何事只要按师父的要求做了，一切由师父在管，师父只看我们的心。只要我们多学法，多发正念，怕心就少，就少做错事。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未来人的参照，而且我们还要对自己明知

字一个字的从嘴里往外蹦，不认识的字就问家里人，时间长了家人都有点烦了，那我也不管，不会就问。我认字读法很神奇，当我把不认识的字念错了，这个字一下就倒过去了，好象告诉我念错了，字不高兴了。我天天念，有时也让老伴给念，他念法更神奇，他患有白内障，眼神儿不好，书上的字就一个个放大到拳头大小，有时放大到书本大小。我学法是从开始的每天只能认几个字到能念下一行字，再到几行字，再到半篇字，硬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一点一点把《转法轮》书上的字认全了。现在每天能学两讲。

我得法不长时间考验就来了。那是我伺候儿媳月子时，烧了一壶开水，不小心一壶水全洒在我的双腿上。当时老伴说：“烫坏了吧？”我正念一出说：“没事。”果真没事，连皮肤都不红。还有一次老伴晚上行动不方便，一不小心，“啪”一下头撞在门上，把门上的玻璃撞的粉碎，我马上说：“有师父保护，你没事。”果真一点事没有，不但没出血，连个小口都没有。我收拾碎玻璃时，一看，那都是一个个锋利的玻璃碴子。还有一次我和老伴回以前住过的地方，他没注意，一下掉进了下水道的马葫芦里，一米八的大个子又是一点没伤着，真是一人炼功全家受益啊！一次次的关、难都是有惊无险。我知道是师父给我们挡着，是师父在保护，我从心里感谢师父！

二、过好心性关

我原来是个脾气不好的人，点火就着，生气了还爱骂人。得法后，我改掉了这些坏习惯，听师父的话做好人，能守住心性了，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可能是师父考验我，看我改没改爱骂人的习惯。一次儿子开车不小心碰了邻居家的车，其实没碰坏什么。可邻居不干了，一大早就来我家骂人，一天骂三次，我忍着，嘱咐自己是炼功人，要骂不还口，一定要守住心性，我一直没还口。邻居看我也不还口，过两天也就没事了。这一关过去了！

二零零八年，邪党办奥运期间，我把《明慧周刊》送给一位同修看。第二天，不知什么原因，同修被戴着手铐来到我家，指着我说：“是她给的（资料）。”我没有怨恨同修。一个恶警气势汹汹的开口就问：“李洪志好不好？”我说：“好！”他问我：“明慧网是干什么的？”我反问他：“你说明慧网是干什么的？”他说：“不跟你说，说也说不

们就死了这条心吧。”我因再次夺大法书籍和真相资料晕厥过去，五六个警察帮我丈夫把我圈了过来，他们一看再呆下去也没什么结果，掠夺走大法资料、台式电脑等走了。

在十几年的修炼中，我的家庭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丈夫由反对到支持，现在丈夫已坚定的走在大法修炼中。孩子们支持大法，也支持我做证实大法的事。丈夫为支持我做救度众生的事，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我现在全身心的投入到救度众生中，同修们羡慕的说我成了专做证实大法工作的。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尊给的，感谢师尊的给予。再次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再次拜谢师尊！

听师父话 跟师父回家

文 / 吉林省大法弟子（香莲口述、同修整理）

师父好！

同修好！

我是一个没有文化、不识字、快往七十岁奔的人，得了大法后由不识字到识字，由不会写字到会写字。得法前，我是一个多种病魔缠身的人：主要是心脏病、关节炎、头痛、骨质增生等。家里的钱主要都用在吃药上，得法后所有的病都没有了，变得一身轻。我从心里感谢慈悲的师父救度之恩！今天把我修炼的事儿讲出来跟同修交流，再一次感谢师父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看护！感谢同修的帮助！

一、学大法有福报

我是一九九八年开始先炼功，后得法的。法度有缘人，我是自愿想得法，所以得法很神奇。邻居家老太太由于常人心重，得了法不学了，就把书给我老伴，老伴当时怕心重说不要。我虽然不识字，可一看是大法宝书，我高兴的拍着胸脯说：“我要！我要！这书就是我的了。”我捧着《转法轮》心里那个高兴啊！一次去女儿家串门儿，看到学法小组一起学法，我也参加了。我说不识字，他们就把我送到了全都不识字的学员的学法小组里，听别人一个字一个字的念，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学。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字还没认全，迫害就开始了。

我失去了学法的环境，就在家里学。虽然不认识的字多，看书有困难，可我就是喜欢学大法。我学大法时是一个

故犯的行为负责任啊！

六、学会了向内找

我平时学习很认真，在班里，不管学习或其它方面都是好学生。可一到考试，成绩就不太理想。妈妈让我找原因，我找不到。九年级的时候，作业非常多，我熬夜也得完成，学法、炼功被安排在周末，时间全部用在了学习上，依据我平时的成绩，考上市重点高中是没有问题的。

中考时，自我感觉答卷顺利。可成绩下来，自己简直不敢相信，平时最强的两科却考砸了，结果没被第一批录取，被第二批录取但要交上一笔钱。爸爸妈妈遭受迫害后，家庭经济不好，我知道这些钱是用来救度众生的，这不浪费了吗？我很难过，也很内疚。开始冷静下来向内深找：不管大考小考，每次总是在临考试前努力的学法、炼功，平时比较松懈，这不是想利用大法考出好成绩的心吗？这是一颗多么肮脏的执著心啊！还有每次考完试，都怕有人问我考了多少名，怕回姥姥、奶奶家，怕她们问。因为亲戚朋友邻居们都知道我们全家学大法，怕考不好不能正面证实大法，我带着这么多“怕丢面子的心”、“求名的心”怎么能考出好成绩证实法呢？通过这件事，爸爸妈妈也都深挖执著，找到了怕我考不上有丢面子的心。找到这些执著后，结果交上的三年学费有一些神奇的变故，我被免除了大部份学费，这样实际交的学费比第一批录取的还少。通过这件事，我学会了真正向内找。

十多年来，我一直跟着爸妈或同修们出去发真相救众生，面对面讲真相做的很差，只劝退了很熟悉要好的女同学。也曾领爸爸妈妈到过一位老师家讲真相，可我也是认为那位老师好才去的。向内找，自己还有怕心、分别心，怕讲了同学不退，怕不明真相的同学不但不退还到处说我。学习了师父的《再精進》和《二零一零年纽约法会讲法》，深感离师父要求差的太远，这样讲真相，什么时候才能救下足够的众生，完成我们的使命啊！

我现在上高中，虽然课业很多，但再忙我也分清主次，知识再多、学习再好也不过是个常人，自己是走在神的路上负有重大使命的大法弟子，我是学生，认真学习了，一切顺其自然。现在周围的几个以前很精進的小同修，现在都不太精進了，有的几乎不学法了，还染上了社会上的一些恶习。

我认为与家中的大同修有直接关系，很庆幸自己有一位非常严格的妈妈，才没有落下太多。

在此，希望同修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千万不要放弃家中的小同修，他们千万年的等待轮回，不就是要跟你结缘修大法吗？他们为了得法，不知在尘世中轮回了多少世吃了多少苦。就我自己而言，师父让我知道的就有七世的轮回转生，尝遍了酸甜苦辣，吃尽了人间苦。如果带不好他们，怎么对得起他们呢？又怎么对得起慈悲的师父，因为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

现在我晚上十点多回家，炼一、二套功法；中午放学利用休息时间学法；如果实在没空，晚上睡觉前，就背《洪吟》或一至二遍《论语》。我一定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再忙也不忽视学法，要以法为师，持之以恒的坚定的走下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圆满随师还。

以上是我的一点体会和部份修炼故事。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指正，合十。

师尊牵着弟子手 大雾狂风平安走

文 / 山东大法弟子

慈悲伟大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首先感谢明慧编辑部同修为第七届大陆法轮大法弟子书面心得交流会的辛苦付出。下面就我十五年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苦难中幸运得法

人生中经历重重苦难的我是一个极要强的人，得理不饶人，是出了名的“惹不起”，也被人称为“小辣椒”。师尊讲，“在常人社会中为了名、利，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你睡不好、吃不好，你把身体已经搞的相当不象样了，在另外的空间看你的身体，那骨头都是一块块黑的。”（《转法轮》）我就是师尊讲的那种人。三十多岁的我就成了一个病秧子。患有颈椎错位、坐骨神经痛、神经性头疼，头疼起来时吃药打针不管用，有时得扎满头针才管点用，头疼的厉害时我都想碰死；常年的痔疮、便血；肠胃不好、胃下垂；常年手脚起泡溢水；严重的妇科病、严重的神经衰弱；两眼发

印机，在师尊的加持下，负责技术的同修很快教会了我打印技术，我做护身符、真相单张、小册子、周刊等，做的过程中很少出废页，干扰也很少，做的比较顺利。

不配合邪恶，破除旧势力的安排

二零零九年春天当地七十多名同修被绑架，部份资料点受到干扰。在我家的打印机、电脑转移后的第二天，县公安局三名警察突然闯进我家，大法书籍、真相资料、真相币及参加第六届法会交流稿被警察搜出。

看到被搜出的大法书和真相资料，后悔没有保护好大法书和真相资料，在与警察夺大法书和真相资料时，无意中抓破了警察的手。那警察说：“你好大的胆子，敢抓破执法人员的手。”我对他说：“抓破你的手是我不对，但我是无意的。你私闯民宅抢我的东西你犯法。”那破了手的警察说：“今天非带走你不可。”其中一名掏出手机给他的上司打电话：“再派三个人来，带两副大铐子来。”

这时师尊的讲法在我耳边回荡：“旧的势力能干它们要干的，弟子们哪，那还不是大家默认了它们所要干的吗？叫你去你就去，叫你写你就写，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抓你判你你就无可奈何的默认。当然，是心里有执著放不下造成的，可是越放不下被迫害的越厉害，因为操控破坏大法学员的邪恶生命看的见你的执著和执著什么。那些放下生死的弟子什么都不怕，邪恶也害怕，可是那是因为他们修的好才放下的。”（《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我静心请师尊加持弟子，坚决不配合邪恶，坚决不跟邪恶走。一定要夺回大法书和真相资料。我准备上前夺回大法书及真相资料时，突然我感到一阵清凉的小风吹向我，我晕了过去。身体一下挺的笔直。但脑子是清醒的，别人说的话我都能听见。只听丈夫大喊一声：“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帮我圈过来。再不快点要出人命了。”三名警察赶紧把我圈了过来，一头目说：“按理说得把你先铐起来。”这时师尊的讲法在我耳边回响：“但是不管怎么样，师父是不承认它们的。你们也不承认它，堂堂正正的做好，否定它，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它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它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我就对那些警察说：“我绝对不会跟你们走，你

·二零”后，她就放弃了修炼。我为她放弃大法很惋惜，我也流了泪。我对她说：“你当时天目都开了，看到过师尊和另外空间，你怎么还不坚信师尊和大法呢？师尊不想落下一个弟子，抓紧去掉怕心，从新修炼吧，坚定跟师父走没有错。”

同修谈起自从放弃修炼后，丈夫得了严重的肾病，女儿情绪不好，家中也安了供其它东西的桌子。通过交流，同修认识到不足，撤掉桌子并清理干扰修炼的邪恶烂鬼。第一次清理时她看到满屋子的红头绿面的烂鬼在狂欢乱舞，但没有清除掉。第二天我们又进行交流并学了师父的经文《正念》，晚上丙同修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正念一出，她看到一道金光射出，满屋子金光四射，烂鬼全灭。她看到师父金光闪闪的坐在莲花盘上，打出的一串串法轮落在她女儿身上。此后丙同修通过学法提高很快，投入到三件事中，做三退、传《九评》，家中的环境也好了，女儿也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

在这些年中，凡我听见的、接触到的同修，只要需要帮助的，我都义不容辞的和同修切磋、学法，让他们在法中逐渐走向成熟，走出来救度众生，完成好自己的誓约。

“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在与同修共同提高的过程中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希望同修都能互相叫醒身边掉队的同修，来圆容师父所要的。

学法点和资料点

二零零八年下半年，我们买了一套小旧房。我觉着条件允许了，便约六、七个同修在一起学法交流。刚开始时，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操纵家人阻挡，我心里对师父说：“大法弟子做的都是神的事，人阻挡不住。”我发正念清除干扰我们集体学法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很快环境好了，我们走入正常的学法环境。

又过了不长时间，县“六一零”找局领导说我们单位里有炼功点，领导把我丈夫找去谈话，我们的集体学法暂停。一周后我们几个同修在一起切磋，大家认识到集体学法是师父安排的路，不能因邪恶因素的干扰而中断，我们向内修的同时加大发正念的力度，同修们又走到一起集体学法，在学法交流中同修们都提高的很快。

二零零九年我家成立了一小资料点，一台电脑、两台打

干奇痒。

北京、济南的大医院我去过，是县医院的常客，但都没有疗效，瘦的三分象人七分象鬼，体重仅七十多斤。因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情绪低落，焦虑急躁，时常拿孩子出气，儿子和女儿整天被我打的哭喊嚎叫。我没有三天不和丈夫打架的，有时一天打三架。真是被病折磨的生不如死，时常想这样活受罪，三十多岁的人啥时候是个头，真不如死了一了百了，可还有家人，又舍不得他们，就这样苦苦挣扎着活着。

九五年春天，我因严重的妇科病住院治疗，治疗了二十四天也没见好转，医生让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再做子宫切除手术。正当我和家人在做痛苦抉择时，有位大姐向我推荐法轮大法。当时因觉着自己脾气不好，“真善忍”难以做到，就没去学。

该着与师父和大法有缘，没过几天本单位一大姐又约我听师父的讲法，当我来到讲法炼功场，立刻感到身体舒服、环境祥和。当看到录像中师尊双手结印从寰宇中飘来时，我泪如雨下，就感到师尊无比亲切、伟大。我一气看完了讲法录像，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心灵受到很大的震撼。我终于明白今生今世为何而来，我下定了决心：生死永跟师父走。

我把师尊的法像和全部的讲法请到家，把师父的法像精心装裱，挂到正房中间。我天天给师父敬香，并一日三餐恭敬师父至今。

为了给同修提供学法环境，我夫妻二人专门盖了一间房子，并装上大镜子作为炼功点用。我购置了放像机、双卡录音机，供同修们洪法及录讲法带、炼功带，我全力以赴投入到学法及洪法洪流中。

在学法炼功中，我一身的病不翼而飞，走路生风，骑自行车象有人推一样，我从此体验到无病一身轻的幸福。身体健康了，脾气变好了，家庭和睦了，街坊邻居同事关系融洽了。一改过去得理不饶人的姿态，变的宽容、祥和，同事们都说：“某某学大法真是换了个人。”我深知这一切的幸福都是师尊给予的，是师尊把弟子从十八层地狱捞起洗净啊，师尊给予弟子的一切，弟子永远无法报答啊！

进京为师尊和大法说句公道话

九九年“七·二零”，江氏集团操控媒体造谣诬蔑法轮功，拉开了疯狂迫害法轮功的序幕。中国大陆黑云压顶，浊浪翻滚，邪恶烂鬼横行，毒害了无量众生。

我和全国的真修弟子一样，到北京去为师尊和大法说句公道话。七月十八日我向单位请了假到北京依法上访，县城所有的路都被警察封锁，租车、乘客车都被截了回来。

七月十八日晚十一点回到家，我一夜也没有睡着，心里很难过。十九日早三点我就起来，几经辗转周折我出了县城。虽然路上盘查很严，但在师尊的呵护下，七月二十日早八点，我终于踏上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广场几乎坐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场面感天动地！我的心情无比的激动，立感自己顶天立地无比高大，心胸一下开阔到象无边的宇宙，无边无际。

面对撕扯大法书殴打学员的警察，在师尊加持呵护下，我没有半点怕心，只有慈悲正念！有位同修的《转法轮》宝书被警察抢去就撕，我上去就夺，但没有夺回来，当时我因没和同修一起保护好大法宝书难过极了。

还有很多大法弟子陆续赶到天安门广场，警察用大卡车强行将学员带走，当我们被迫上车时，同修向那抢书的警察索要宝书，那警察不给。我请师尊帮助弟子，在没有怕心的情况下，义正辞严的对他说：“你身为人民的警察，应该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你随便强拿人民的的东西，你算什么人民警察？！今天你不给把书拿来，就把这位老太太交给你。跟着你就不走了。”师尊讲“一正压百邪”（《转法轮》），那警察真害怕了，慌慌张张的马上把大法书给拿回来了，并向我们道歉：“对不起，撕掉的那两页实在找不到了。”师尊让我们修善，得理也得饶人。我说：“看你虔诚算了，以后你少干这坏事！”他点点头“是！是！”的走了。

我们被拉到北京一体育馆内，那里已坐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同修，男女老少，当我们一见面同修都热情的打招呼，场面很感人，遗憾的是当时没带相机，没能把那壮观的场面拍摄下来。但那壮观已永远留在宇宙中，成为历史上永不灭的一页。

那天烈日炎炎，同修们坐在滚烫的水泥地面上，在师尊的呵护下，不但不觉的热，还觉着很舒服。当时警察对我们

排，恰好在路上碰到甲同修，甲同修正要找巫婆（附体）看病。

我们一同到了甲同修家。他哭着说：“师父肯定不要我这不争气的弟子了。”我也流着泪说：“同修啊，你不能这样看师尊啊，师父用最大的慈悲对待一切众生。师父讲到‘没做好不要紧的，那就下次把它做好，找找原因在哪里。你们在修炼中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什么事没做好，完了事之后在那儿光顾后悔，不知道从新再做。你后悔多了又是在执著。做错了，看哪里错了，知道了，下次做好它，从新做。跌个跟头老在那儿趴着，（众笑）不起来不行。’（《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师父都说到这份上了，你得坚强起来，从新做好。多学法、多发正念清除干扰。”甲同修说：“从今再也不找人看病了，好好学法。”

我再次到该乡镇送资料时，顺便打出租车到了甲同修家。甲同修说自己还是排除不了干扰。妻子虽然修炼，但忙于打工挣钱，也没帮他学法提高。发现问题后，我就和甲同修的妻子交流起来，甲同修的妻子同意和丈夫一起学法。

我再次去送资料时，乙同修没在家，正房门锁着，但大门没锁，我把资料放下，站在路边等乙同修，一下又碰到了甲同修，我问甲同修最近挺好吧，他说俩口子正打离婚来。我问你妻子呢？他说在司法所里。我说你在这里等着我叫你妻子去。我跑到司法所把他妻子叫回来我们一同交流起来。我说：“听到你们要离婚，我很痛心。咱们都是师尊的老弟子了，不把心用在做三件事上，怎么用在了破坏大法形像上。别说对不住师尊了，就连自己也对不起啊。这时他们俩都哭了。我流着泪对他们说：“师父为度我们遭了无数的罪，吃了无数的苦，为我们操尽了心。就盼着我们尽快提高心性啊。”经过短暂的交流他们表示再也不离婚了，并要回家组织集体学法组。

回家后他们真正组织起了集体学法，并在法中逐渐走向成熟。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大法强大威力下，甲同修从跌倒中真正爬了起来。后来他因严重的漏肠，疼的他在地上滚了一天，靠着他对大法 and 师父的坚信，他闯了过来。这也坚定了他信师信法的信心，也使他更加勇猛精进。

一次丙同修到我家，自迫害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面。我问起她修炼的情况，没想到她哭了，哭得很伤心。她说从“七

师再帮他消消难，帮他解脱解脱。可是你们知道我什么想法吗？我要把这一难给你撤掉，你就没有提高的机会了。”（《北美首届法会讲法》）

“心里不稳本身就没达到标准，拉长时间也不会发生变化。为面子坚持更是执著加执著。这时只有两种选择，或是去医院放弃过关，或是把心一放到底象个堂堂的大法弟子，无怨无执、去留由师父安排，能做到这一点就是神。”

“修炼中正念不强就关过不好、会持久，而且达不到正念强也会使信心受挫折，因此不是有的人失去信心甚至邪悟了吗？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就想叫师父把法再讲透，对法理没有坚定信念的学员，这并不能代替你修炼。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对正念强的、明法理后会更加坚信的大法弟子，什么关都能挺过来。”（《洛杉矶市法会讲法》）

我反问自己，自己达到无怨无执吗？没有，因长时间的病痛折磨，虽然没有去医院的念头，但有求摆脱病痛折磨的心，这就是长期过不去病痛干扰的根源，没有达到法的标准。当我真正做到无怨无执、去留由师父安排时，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从长达十个月的病痛折磨中走了过来。

叫醒同修助师世间行

师尊讲：“你们的修炼是在救度着对你们寄托无限希望的与你们对映的天体无数众生，你们的修炼是在救度着每一个庞大的天体大穹中的众生。”

“修的不好就会淘汰很多生命，那么等你圆满的时候，等你归位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初对你寄予无限希望的那些生命被淘汰的非常的多。那么在这个宇宙大穹中，你代表的天体很可能就是残缺不全的，无数的众生被淘汰掉了。”（《北美巡回讲法》）

学了师父的这些讲法，我深深的体悟到：在修好自己的同时，要抓紧讲真相救众生，同时要及时叫醒掉队的同修，从新走向修炼中来，兑现“助师世间行”的誓约，这都是我们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

有一次到乡镇送大法书和真相资料，听乡镇乙同修说因甲同修病业关没过去，住院做了切肠手术。出院后他感到关没过去，过于悔恨又形成了执著，被邪恶钻了空子，干扰的法也学不进去，正念也发不了，晚上也睡不着觉，整天游走不安。我便和乙同修一块去找甲同修，可能是慈悲师尊的安

学员已很邪恶。不让吃东西、不让喝水、不让大小便，谁一动，警察上去就踩倒并拳打脚踢。

我坐在那里心里难过极了：我费了两天的周折，没吃一顿饭，没喝一口水，来到这里不能为师尊说句公道话却被这样管制着？！为什么就不敢为师尊和大法说句心里话呢？！

中午了，警察每人一盒饭，边吃边看守着学员，我想正好是说话的好机会啊，我请师尊给我胆量和智慧。我站起来高声大喊：“我们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们今天到这里来，都是被你们警察执法犯法逼到这里来的。我们说句心里话：‘法轮大法好’，这是我们公民的合法权利，我们有权利向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听与不听那是你们的事，凭什么不让讲话？凭什么不让吃饭？不让大小便？从古到今死囚犯还得让人把话说完、把饭吃饱来，还允许人拉屎撒尿来。今天你们这些警察不让别人喝水吃饭，你们怎么还吃还喝来？

（这时就看着那些吃饭的警察手都哆嗦，不知是气的还是吓的。）今天光天化日之下，我亲眼目睹了人民养育的警察打人民，道德良心何在？！你们这些警察要知道：执法犯法，罪加一等。你们敢把今天的所作所为面向人民公布、面向全世界公布吗？”

当场鸦雀无声，都在静静的听着。

我坐下后，看管我们的那两个警察在耳边嘀咕了几句。我想我有师尊保护谁也不敢动我，一个警察朝外面走去了，另一名警察朝我走来。他皮笑肉不笑、假惺惺的问我：“老乡啊，哪里来的？”我说山东来的。他又问家里什么条件啊？我笑着说挺好的。他点点头说：“今天来这么多人，条件差送水喝是送不过来，喝点水管里的凉水将就点吧。吃就自己想办法吧。”我说：“你也看到了，我们都是好人，我们为什么来的不说你也知道，别说喝凉水，没有水喝我们也没怨言。但是你们不能打人啊。有理讲理，打人犯法。”他点了点头，嘴里说着“是啊、是啊”就走了。

朝外边走的警察指挥着人拉来两个破客车皮，当男女厕所所用。总算允许吃饭喝水上厕所了，当天下午也就没再打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那时我知道是师尊疼爱弟子，都是慈悲的师尊帮着做的。谢谢师尊对弟子的百般呵护。

下午，太阳快落下了。同修大都被强行拖上车送回原籍

了，还剩下不到六十个人了，我也在其中。我们身后是高高的院墙。来了一批武警，全副武装，手握枪，枪上插着闪着亮光的刺刀。左面三排、右面三排把我们这几十位大法弟子围起来，我们的正前面架着十架机枪。

我们这几十个同修都很严肃的静静的盘坐在水泥地面上，当时的一切都是静止的，连呼吸都听不到。我心想狠毒的中共要对我们下毒手吗？难道“六四”屠杀又要重演在我们身上吗？哎，心想到了北京也没给家人打个电话，就这么死了还对不住丈夫和两个孩子呢，想到这里我心里有点难过。自己立即感到这念头不对呀，应该听师父的话啊。我既然来坚定证实法、维护法，一切由师父说了算。师尊讲“生无所求 死不留恋 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洪吟》〈无存〉）师尊还讲：“有的弟子讲‘怕什么，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相比之下，修的怎样一目了然。”（《精进要旨》〈大曝光〉）我想着师父的法，背着师父的法，心里很平静了。周围的一切似乎都静止了，当时的场面很严肃、很严肃。

近一个小时后突然听到广播宣布江罗流氓集团诽谤迫害大法的消息，广播结束后我们这几十位同修被强行拖上车送往各地市。

七月二十一日我和其他同修被警察押送到市看守所，一路上警车歇斯底里的鸣着警笛，下车时警察手持电棍如临大敌。我上厕所时有位女警察看守着我，出厕所时她对我说：

“我看你挺可怜来，这大热天的你们怎么还跑到北京替你师父去卖命？”我对她说：“上北京既不是师父叫去的，也不是法轮功叫去的，上北京是我自愿去的，是为师父和大法说句公道话。你看我可怜，我看你才更可怜呢。一个人他来在这世上，他要不学这个法，他都白活这一生啊，那才是最可怜的。”

在食堂遇到来北京劫持我回到当地的那位领导，我对他说：“给你七十五元钱的车票钱。师父让我们做好人，不沾国家和任何人的便宜。”那位领导大嚷着说：“你这老祖宗哎，这么大热的天，你可别上北京去折腾俺了啊。还给什么钱呀。”我对他说：“看你这领导怎么这么不讲理，到北京我们能去就能回啊，谁让去接的你找谁去呀！”那位领导站在那里愣了半天，便低头不语的走了。

不让碰，也炼不了功了。晚上睡觉衣服脱下来就穿不上，索性天天晚上穿着衣服睡觉，一躺下右半身就不能动了。右臂稍微一抬就疼得浑身冒汗、疼得马上就得蹲下。也梳不了头了，因天天丈夫得给我梳头，我就剪了短发。

右臂疼痛的初期，我心里很稳，有师在，有法在，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身体无论怎么痛苦，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仍坚持着做，家务活也从不耽搁。当病痛持续到四个月时，二零零八年新年到了，大法的事需要做的更多，家务事更多了。当我越想把每件事都做好的时候，矛盾接踵而来。丈夫看我不顺眼，天天躺在床上和我怄气；儿子下班回家也火冒三丈。面对矛盾我没能及时向内找，而是心里受不了了。一生的苦水、满肚子的委屈一齐往上翻，心里别提多苦了。

我哭着和儿子高声争吵：“这辈子吃苦受累的活都让我干了，还天天受累做饭给你们吃。你们不但不欠情还天天找事。你知道我这生不如死的滋味吗？！你爸不为事就躺在床上和我论堆，你一进门就发火找事！就是我苦！”儿子说：“全家人就你幸福。”我说凭什么？儿子回答说：“凭你得了‘真善忍’呗。”听到儿子的话我猛地一震：我怎么半点也没把自己当个炼功人，这不是师尊借儿子的口在点醒我吗？“把生活中的苦当作对自己的不公，有许多人垮垮往下掉。”（《转法轮》）我这段时间心性一直没得到提高，完全混同于常人，难怪病痛干扰拖了这么长时间不好。我静下心来学法向内找，找出一大堆可怕的人心：干事心、抱怨心、争斗心、不让人说的心等。一找吓一跳，自己比常人还常人，还想让师父给消业。我赶紧发正念，清理这些人心，这些人心不是真正的自己。师尊讲“修内而安外”（《精进要旨》），心性提高了，家庭环境也变好了。从此丈夫把家务全部承担下来。

然而病痛还在持续着，我就发正念彻底解体迫害我身体的一切旧势力黑手烂鬼，统统全部否定，还是不起作用，身体照样痛苦难受。早上我给师父上香时我双手合十，双眼含泪：“师尊啊，弟子承受能力差，病业关也八个多月了，儿子马上要结婚了，我还得打助手。请师尊再给弟子帮帮忙吧。”

上完香后想到师父的讲法：“我们有的学员在过不去关的时候，他流着眼泪对着我的像可怜的望着，他心里在求老

那难受的滋味真是没法形容。适逢邪恶疯狂迫害时，我承受着社会的压力、单位的压力、家庭的压力，那时周围的环境很不好。真是“百苦一齐降 看其如何活”（《洪吟》〈苦其心志〉）。因那时法理不明，只认为是消业，被动的承受着。我天天背着“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病痛持续了整整三个多月，在师尊的加持下，我终于闯过了这一病痛干扰。

在二零零二年，一次我外出回家，刚下车突然感到头晕眼花，五脏六腑都往外翻，浑身抽筋，上吐下泻，下了车我赶紧向厕所跑去，女儿不放心，紧跟着进了厕所，要不是女儿拽着我，真一头栽进粪便池里了。女儿用尽全力把我拖到厕所门口，丈夫把我背回家放到床上。我浑身抽筋缩成一团，满身的热血往心口里涌，舌头也不听使唤了，发音也不清楚了，整个身体僵硬。头疼的要炸开，心象被烈火焚烧着。自己有点昏迷了，真有点受不住了，脑子想打个针就好了。

要打针的念头一出，麻烦就来了。女儿哭着来到床前，丈夫表情严肃的来到床前说：“看来不轻啊，赶紧打120吧。真出了事，我没法向孩子舅交待。赶紧到医院去。”边说着边拉我起来，我浑身僵硬的坐不起来，在床上打转转。都怨自己动了打针这一念被钻了空子，造成女儿和丈夫对我的干扰。我头脑有点清醒了，脑子里想起了师尊的讲法：“朝闻道，夕可死”（《精進要旨》〈溶于法中〉）、“生无所求 死不惜留”（《洪吟》〈无存〉）。再想那些受迫害的同修宁可舍弃生命也坚持对大法的正信，我这算什么呀，一切由师父安排。

我镇静的对丈夫、女儿讲：“今天我要是死了呢，你们千万别怨师父和大法，怨我自己修的不精進。我今天死不了呢，是师父还要我这个弟子，生死我不到医院去，我的一切由师父安排。”我倒在床上，两眼一合，脑子空空的，什么也不想。十分钟后，一切都好了。丈夫不相信，说你好了能吃饭吗？我回答他说我吃呀。我下床喝了两大碗稀饭。丈夫看着我吃饭，由衷的说：“你师父真好啊！”在师父的呵护下，我又闯过了一个生死大关。

二零零七年下半年，我右臂疼痛的象用钢筋串着那样疼，心、胸、背部的细胞天天象焚烧着一般，右臂疼得皮肤

七月二十二日，我和几个同修被非法关押在县城一学校的教室里，晚上躺在水泥地面上和一位近六十岁的老大姐共枕在一扫帚上，睡了好几个晚上，在师尊的呵护下还觉着很舒服的。

七月二十三日，两个年轻警察非法审问我，他说：“今天回答的问题要存档案，将来孩子上大学、当兵、参加工作、入（邪）党都得政审。”我对他们说：“存在哪都行，我也没犯法，做的是好人。”我没害怕，心里很坦然，当时就想，师父说了算，师父讲了：“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转法轮法解》〈在济南讲法答疑〉）

那两个公安人员一问一记。

问：“谁让你学的法轮功？”

答：“病让我学的。”

问：“谁让你去的北京？”

答：“我的良心让我去的。”

问：“你到北京干啥去来？”

答：“我到北京说句‘法轮大法好’，别让国家领导人害怕，我们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

那警察“啪”的一砸桌子，说：叫你来洪扬法轮功吗？我说，不都是，你问我才答的嘛，我说的都是实话。不信你们两个找本《转法轮》看看他有多好，保证你们也得学，因为他太好了！一个人要活这一世他要不学这法，他是终生遗憾。他又一拍桌子，问什么你答什么。现在国家不让炼了。你还炼不炼？我说全世界不教练，我一个人也要炼到底。他说凭什么？我说就凭三条。他说哪三条？我说：第一条他使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变成一个健康的人。第二条他使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变成一个无私的人。第三条他使一个道德低下的人变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就凭这三条。那位警察说行了，行了！你这个人嘴还真行。

七月二十四日的下午丈夫和孩子来了，两个孩子见了我就哭，我也流了泪。就听丈夫说：“书都上交了。”我一听到这话，就象晴天霹雳把我震晕了！我哭着和两个孩子说：“和你爸回家去吧！家里没有师父，没有大法了，我永远也不回去了。你们两个和你爸回家去吧。”两个孩子把我从屋里拖出来，哭着对我说：“妈，你走了，家里都让人翻了，我们一看电视宣传的太吓人了。爸说完了，你妈回不来了。

我们都哭了好几天了。”我对孩子说：“你们记着，你妈有师父和大法保护着，在哪里都是平安的。”两个孩子悄声对我说：“师父法像和大法书爸都给你偷藏起来了，爸说的是假的。”听到这些我心里才好受了点。

回家后的那段时间真不容易，真象师父讲的“百苦一起降 看其如何活”（《洪吟》〈苦其心志〉）。丈夫被中共的邪恶气势吓懵了，见到我学法就暴跳如雷，吵着要把我腿砸断，百般阻挡我学法。不让我和其他同修接触，我一出门他就让女儿看着我。县上局里大会点小会批，县府天天有人找我帮教，我和来所谓帮教的人天天唇枪舌剑。单位局长气的暴跳如雷的说：“叫你来洪扬法轮功吗？叫你来揭批法轮功，叫你来说上当受骗的。”我丝毫没有让他：“我也没上当，我也没受骗，法轮功使我受益无穷，使我强了身，健了体，给单位节省了医疗费，为单位多干了工作，我家庭和睦了，道德回升了。局长大怒：“你再也不写上当受骗的保证书，我开除你公职。”我说：“你敢，单位不是你自己的，你说了不算。”

县里硬压下来叫写保证书，局长知道我不写，就让办公室的人替我写。我怕常人对大法乱说一套，我就自己写了不炼功的保证。交到县里说不行，说我是洪扬大法，得重写。我说局长“你爱行不行，你还没完了吗？我还就是不写了。”从那以后县上、本单位找我我再也不去了，我也表明我的态度：我炼功受益无穷，我在家该怎么炼就怎么炼，谁也管不着。

师父的经文《路》发表，我读了师父的经文哭了半晚上。认识到当时写“保证书”是完全错误的，是没在法上认识法，完全用了人的一面来认识。因当时法理不明稀里糊涂写了要毁掉自己的保证书，我立刻写了《严正声明》以洗刷自己的污点，永做正法的一粒子、伟大师尊的真修弟子。

心系众生抓紧救度快讲

师尊讲“大法徒讲真相 口中利剑齐放 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洪吟二》〈快讲〉）。从此走遍大江南北，碰到各社会阶层的人我都想办法把真相讲清，过路的行人、捡破烂、收废品、摆地摊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律师、大老板、政府官员……很多众生因明白了真相、得到了这苦苦等待的机缘而谢声不绝，也有激动地流泪。

这天遇到的情况我从思想上和心性找原因，我今天出来不是用的正念去贴神圣的大法真相标语，而是带着常人的争斗，怨恨，肮脏的思想观念，能不遇到干扰吗？邪恶的旧势力，烂鬼在另外的空间看的可很清楚啊，遇到干扰不是用正念铲除，生出的第一念是怕心，那小伙子能不去向邪恶报信吗？想清楚后，我就请师尊加持彻底铲除气恨心和怕心，然后我对同修说：把标语给我吧。在返回的路上，我见人讲真相，无人时贴真相标语，下午五点全部做完了。

（四）

有位同修从外地带回来五十三条布联大法真相标语，挂的难度比较大。当时正是十一期间，准备就绪后，一天晚上，我骑上摩托车来到城区的一条大马路上。当我抱出一捆时一下都散在地上，急的我出了一身汗。当我手忙脚乱刚挂上一幅时，迎面来了位马路清洁工，我慌忙抱起布联骑上车就想走，可左右都是桃园，这时心里请师尊加持，彻底铲除这怕心，这不是我，这是后天的观念、为私的肮脏心。

我发着正念到了城区的另一面，当我刚将布联挂到一棵树上时，手还没收回来，一辆轿车吱停在我面前，我心想这下完了，被邪恶盯上了。这时我猛然想起了师尊关于正念的讲法。我背着师尊的讲法，心里有了正念，今晚就是邪恶烂鬼站在我面前也挡不住我，也要把它挂完。这个邪恶的“怕”你想往死里挡我，你想往地狱里拖我，办不到。我坚决不承认怕字是我，你跑慢了，师父和师父就解体你！因为你干扰了我做大法真相，你干扰了我救度世人。挂！

那辆停下的车也不知什么时候开走了。我从北面一直挂到最南面，一晚上我挂出去三十四条。当我坚定的走出这一步时，伟大的师尊帮我把这些怕的因素都解体了。

信师信法，正念闯病痛干扰

在十七年的修炼中，遇到很多难以形容的各种魔难。经历了很多病业大关，但无论怎样，我靠着信师信法正念破除旧势力对我身体的迫害，坚定的走了过来。

九九年八月份，旧势力加重对我身体的迫害。只觉着头的右半部疼痛的厉害，就象头里边有个长满铁刺的大玉米棒子撑着顶着我的头，感到眼球随时都被撑破了的滋味，两眼疼得直流泪，每晚枕巾湿透一半，还伴随着发烧。眼不能见光，碰到光马上用手把眼捂起来，没办法只好戴了副墨镜。

了三趟，然后向我身边的两个男士走去，高声说：这是你们两个干的吧！那两个男子被问愣了，忙问：什么？她说：你们看“法轮大法好”。那两个男子没好气的说：去！去！爱找谁找谁去，别来找我们！那女列车员讨了个没趣，在我面前又走了两个来回，回去了。

（二）

奥运会的前一天，我坐飞机回家，快到飞机安检口时，女儿说：妈，你包里装那么多大法真相和真相钱，过安检人家要翻包的。当时我没有在意这句话，也没有及时解体这句话背后的邪恶因素，又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当我急急忙忙来到安检口时，丈夫已顺利安检进去了。

当我随身携带的东西通过安检器时，被安检警察一把把包夺去：你这包得从新检查！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的愣住了，太突然了。我立刻想到：我是来救度世人的，谁也不配迫害我，师尊讲了“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我请师尊加持弟子，宇宙多大我多大，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立感自己顶天立地，一切都静止了。

正念一发，就看拿我包的安检警察手就发抖，他惊慌的问我，你包里有水果刀吗？我说没有，他立刻把包扔给我说，你赶快拿走，赶快拿走。这时在那边等待的丈夫吓的在那边直喊，你不是赶快走吗？第二道安检门，也没有给我安检就让我走了。

（三）

一次要将长条不干胶标语贴到马路边的电线杆上，做起来难度大，又正好是夏天，天很热。我带上资料骑摩托来到老家门口，正好公爹在家门口种菜，我一下想起以前和他的争执，心里气的打哆嗦，在支摩托车时摔了个大跟头，明白自己是个炼功人，不应该这样想，但还是有些气愤。

吃完中午饭，骑车沿马路边的电线杆贴了下去，一气贴了十五华里，在一个大上坡的线杆上刚贴完“天灭中共”，手还没收回来，一小伙子骑车在我面前急刹车停下了。我想和他讲真相，可他没等我说话，看了一眼标语就朝两辆警车奔去。我一看怕心一下就出来了，骑上车就跑，边跑边发正念，吓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发正念还起什么作用呢？回到了一同修家，同修说：没贴完的放我这儿，我去贴了吧。

有位明真相的老人至今让我难忘，也是感到众生苦苦在等待被救度、在苦苦等待着大法徒告诉他们大法的福音。

有一次我到乡下送大法真相资料，有位老人在路边田地里挖野菜。当我骑摩托车超过去时，突然想起师父的讲法“师父的心里装着的是所有的人。”（《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于是我立即倒车回来，主动上前打招呼，“大叔，挖野菜啊。”那位老人说：“你找我有事呀？”我说：“大叔，我想给您一个‘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做个好人，危难来时命能保啊！电视上宣传的都是陷害法轮功的，都是害人的，您可千万别信啊。”我把大法护身符递了过去，就看老人双手把大法护身符捧了过去，激动的双手发抖，他仰面朝天流着泪说：“你姐啊，我可好来。我这一生的苦啊，就等着这个护身符来，今天我在这里挖野菜呀，就是在这里等这大法的护身符来。”这时我也被老人感动的泪流满面，幸亏我倒回来了，没让这位老人错过机缘。

坐出租车时，我从不错过对司机讲真相的机会。一次我和一高中学生同坐一辆出租车。在车上我对孩子讲了真相，孩子明白了真相直点头，送司机一大法护身符时，那司机很蔑视的说：是法轮功的吧。我说是啊。看着这个人很邪的样子，我在心里求师尊帮忙，一定救下这位司机。我立即发正念解体阻挡这位司机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这位司机反问了我一些问题并告诉我他是县“六一零”的。我对他说：“不管你是什么零的，你今天能遇到我和你讲大法真相这就是你的福份。”

我和他讲起了大法真相，包括大法在世界的洪传情况、“四二五”真相、天安门自焚真相、善恶有报及心存大法不好的人将面临的处境等等。听着真相他喃喃的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呀。”看的出这位司机内心受到很大震动。他悔恨的说：“我原来在‘六一零’工作，做了很多对不起法轮功的事，也打过好多大法弟子，那都是共产党叫干的。通过你这一讲，回想起来真后怕啊。我现在不干‘六一零’了，看来也不是偶然的，看来是让我停止行恶、免予被淘汰啊。”下车时我问他这大法护身符你还要不要？他忙说：“要！要！要！谢谢你了。我告诉他：“应该谢的是大法师父。”

有位局级老干部，我向他讲大法真相时，他说：“大法

我看过，《九评》我看过，真相也看过。我问他是否三退了？他说不退，他觉着法轮功学员说的有道理，只是心里不想退。我想他受邪党文化影响太深了，当时就没劝他退。

回家后每次发正念我都请师父加持，彻底清除操控老干部的共产邪灵。几天后我带上师父的经文《悟》、《向世间转轮》及真相光盘《预言人生》，他看完后说：“我从心里想退了，再保留着太危险了。”他三退不长时间多年的顽症牛皮癣就好了。

后来对党政干部受邪党文化影响较深的人，我有针对性的选师父的经文《悟》、《向世间转轮》、《无题》、《淘》、《再论政治》、《谢谢众生的问候》等给他们看，受到的效果往往很好。

二零零二年我去泰安出差，遇到河南鲁山县一位尚大姐，我们同住一个房间。饭后我瞅准机会递给尚大姐一张大法护身符，她接过去一看，说：“这不是法轮功的吗？我可不要。你看电视上讲的多吓人哪。”她立刻还给了我并告诉我她学佛教三年了。我请师尊加持弟子的正念，一定要救这位佛教徒。

我从天安门自焚真相讲起，谈到大法在世界的洪传情况。在讲述真相中我持续的发着正念，彻底清除阻碍这位佛教徒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

在交谈的过程中我问起她修佛教三年了身体怎样？她说无多大的变化。我就和她讲起在大法中我身心受益的事实。后来我把师父讲的有关佛教及释迦牟尼的法背给这位佛教徒听，她听的入了迷。她说：“大法讲的太好了，我也要修炼法轮功。你炼炼动作给我看看。”我认真的把五套功法演示了一遍。我把带有师父讲法及炼功音乐的mp3送给尚大姐，并告诉她，师父讲了“其实现在想要找个真正的正法师父去教你，比登天还难，根本就没有人管了。末法时期，很高层次都在末劫之中，更管不了常人了。”（《转法轮》）尚大姐表示回家一定好好修，还表示带上和她一起跑业务的修道的两位大哥一块修炼法轮大法。临走时我嘱咐尚大姐有什么事情可找当地的法轮功学员。

“大法洪传哪，人赶到了这一世本身就是他的造化。（鼓掌）我要度的人，那我肯定要给所有人一个机会，来到大法洪传的同一世，遇到这个大法也不容易，给人们一个机

会。但是，修不修可是人自己的问题。大法有很多地区还没有洪传到，还叫其挺着他的生命将来听到法，那时看他们的心怎么动，所以叫人知道法是主要的，很主要的。”（《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牢记着师父的这段讲法，不管在大法洪传时期还是在大法遭受迫害时期，我都一如既往的向世人讲清大法的真相，让世人知道大法，别错过他们轮回转世中的苦苦等待。

在十余年血雨腥风的迫害中，在讲真相的这条路上，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中，我一直走的比较顺利。真正体验到师尊讲的“师徒不讲情 佛恩化天地”（《洪吟二》〈师徒恩〉）。讲真相中遇到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师尊的万古宇宙大法会震撼每位世人的。能和伟大师尊同在的世人是非常荣耀的、无比了不起的，没有选择未来的生命那是他们终生的遗憾。只是希望同修都能投入到讲清真相的洪流中，别给众生错过这千古难逢的机缘，给自己的修炼留下遗憾。

张贴、散发真相资料

在随师尊正法修炼的十几年里，在师尊的保护下，我把大法的真相标语，贴到我所到过的名胜古迹，高山大川，轮船、飞机、火车、汽车，这都是我张贴、散发真相的理想场所。在这十几年里，师尊慈悲呵护着我，做的过程有惊无险。

（一）

零五年师尊的《向世间转轮》发表后，我深感弟子责任更大了。在讲清真相的同时，还得抓紧做三退。我来到一千多里的亲戚家，先让他们看了《九评》，他们什么都明白了，当时全家都声明三退，大人孩子共退十四人。

在回来的火车上，我贴了两张真相标语。贴头一张时，我心态很正，贴第二张时，心想：要是贴上被列车员发现了，翻包怎么办呢？包里还有真相资料和师父讲法，心里这样想着，手不自觉的已经把不干胶揭下来了，随即又慌忙贴上了。

刚回到卧铺边坐下，就看见女列车员拿着揭下来的不干胶，朝我这边走来。我心里一惊，立刻请师尊加持我，彻底解体邪恶因素，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加持女列车员的正念，相信大法好。我发着正念，那女列车员在我面前来回走